3487
4651
v.9

祖朝 下

光海朝 上

朝野輯要

九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十四

宣祖大王下

○倭寇自壬辰至丁酉凡六年之間湖西之逆亂再作矣當宋儒真之亂也 上命領相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事乎甲午正月捕斬儒真儒真鴻山人也癸巳十二月嘯聚賊徒傳檄云王惡未悛朋黨不鮮牧野鷹揚雖有愧於夷齊吊民伐罪宗有光於湯武云云或稱義兵將李山謙所爲云山謙詣全州撫軍司自明收而殺之同黨吳元宗金千壽李春福等坐誅丙申七月李夢鶴兵起夢鶴者京口賤孽也落拓無行爲父所出往來兩湖

東279783

諸先鋒將韓絢軍見國事艱虞與其黨韓玄謀不軌起兵於
鴻山據其守尹英賢及林川倅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七邑
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束手閉城元帥從事辛景行適至檄名
水使崔湖領兵入城人心稍定初夢鶴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
約元帥水使皆通謀云云及水使入城始覺其見欺兵氣沮喪夜
半軍潰城中縱兵追擊其下林億明斬夢鶴獻之韓絢亦被
誅錄可臣等四人靖難功臣毅忠勇翼虎將軍金德齡

○金德齡　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遁甲李貴薦于撫
軍司世子拜翼虎將軍　上命改號超乘將軍一國聳動以爲
神將其實使酒誑惑對賊三年卒以虛名爲夢鶴所引而死云

日月錄曰初夢鶴誅得文書有崔金洪三姓及玄就縛問之玄曰
金德齡崔聃齡洪季男也又曰郭再祐高彦伯皆我腹心也元
帥權慄即具啓逮捕當路皆忌無一救者或曰不誅必有後患
德齡從容納招曰臣有死罪慈母終堂忌三年之哀憤一天之讐
變服杖劒累年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屈於孝臣今至此夫
復何言竟死杖下刑訊六次脛骨已斷尚能膝行　名臣錄曰
德齡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之騎馬馳入小窓入一間房即回
馬躍出登樓屋上横卧而轉由檐而墜入於樓中竹林有猛虎以
幞頭先射之虎張口而奮迅挺槍迎之刃出頷下揷於地虎搖
尾不動嘗佩雙鐵椎重各百斤晉州牧場有惡馬人莫能捉

將軍即往勒而騎之倭甚畏之謂石底將軍盖石底村人誤
認以石底出也辭連夢鶴時相忌威名欲殺之鞫甚酷將軍曰
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雖叛耶怒而奮迅鐵鎖盡絶 紫海
筆談曰賊黨之引也 上大驚曰德齡勇士如不就捕奈何
命徐渻使韓命璉以降倭五千人往捕之行到全州則元帥
權慄亦慮其拒命密使成潤文圖之潤文請德齡議軍務
德齡以單騎來坐潤文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即跪曰
上有命何如顧反接我潤文哀其寃但鎖手送于獄渻狀
聞曰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月逗遛觀望成敗其八字為
斷案人皆冤之將軍昔有詩曰絃歌不是英雄事劒舞要

湏王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魚鳥更何求其志可見死非
辜矣倭人聞其死酌酒相賀　姜壹溪記言曰德岭母夢有
一人曰德岭貴於李敗於成果驗其夢之歷々云
辛丑時皇朝使至西京十日貪賂無比一路蕭然主事詠詩曰
來如獵狗去如風収拾朝鮮一境空唯有青山移不得將來模
得畫圖中此是　宣廟御題也見　列聖　御製　壬
寅日記曰正使折賣魚肉餅果副使效之又都監外廚鍮器
頻頻被搶不得已始呈食器銀鉢則喜動顏色摩挲不釋
手云太監執權柄故出來則物力難支路逢朝官則打了打
殺一守令云兵部右尚書遞後太監於擬望之人各受銀五六

千兩而不肯納故屢年無甚代云東征事起府庫虛耗又起
乾淸坤寧等宮以龍腦沈香屑塗壁又督市納珠絡爲障子
遣太監採珠於外又置店於外方名曰皇店徵納商稅馴下上有
象千戶王官者願納銀二万兩以助宮役乃煮鹽黃天蕩閣老
沈一貫惡之黜其說王官面辱之閣老辭職云
○時天朝顧崔兩詔使出來待接始依平時李月沙廷龜爲遠
接使朴南郭東說李東岳安訥洪鶴谷瑞鳳爲從事官車五山
天輅權石洲韠金南窓玄成爲製述官韓石峯濩爲寫字官
亦在行中盖極選也
○朴東說字說之號南郭梧窓東亮兄也文監司子世模孫弼成

韓濩字景洪號石峯 生於松都日者曰玉兎生東高洛陽之
紙價貴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若有神助進士歷三曺郎加平歙谷倅
林塘月沙栗谷儐使之行辛卯癸巳奏請之行皆以名筆預焉天朝
李如松麻貴琉球國使皆要筆跡以去王弇州世貞稱書如渴驥奔
泉怒猊抉石朱天使之蕃謂當與王右軍顔真卿相優劣云御書醉
裏乾坤筆奪造化八字賜之及病醫藥交路官庀喪葬
○楊士彥字應聘號蓬萊 明宗科官府使朴思菴龍湖映波亭乞士
彥書額揭之一夕江風捲入波中為龍宮取去云士彥在襄陽書一飛
字屬其子曰吾精力盡在此也其護惜之乃藏密室一日風從海來揚其
紙騰空去乃士彥去世之日也嘗自言入山中見藤葛得筆力通神云

李安訥字子敏號東岳容齋曾孫　逆淸白語人曰吾莅郡按藩
豈無所玷但夫人不善治家衣服飲食不能觀美見者誤認淸白吾甚
愧之○孫栞○李植字汝固容齋玄孫號澤堂靖社功臣吏判典文○
公雖嚴冬板屋藁席以居曰人處温突減聰明常着黑漆平凉子曰淸
輕且易辦嘗仕朝留妻孥於鄉治農爲生其夫人持鋤治圃執桶喂牛
云○澤堂每不許東岳詩東岳恨之及東岳尹慶州也有人有事請
簡於澤堂澤堂曰君見岳叔如此如此不須請簡亦得力矣其人至慶州
見東岳曰來時見汝固學士則盛稱令公近作詩蘇仙赤壁今蒼壁
庾亮南樓是北樓春空欲雨雲陰薄野燒無烟草色斑之句語
逼老杜云云東岳心中大喜曰子有何幹事耶曰某事東岳極力周旋

反遮歸東岳出詩軸示之澤堂看過無雌黃東岳看急曰與前
作何如澤堂無甚異同又誦蘇春二聯曰此句澤堂曰此乃叔主之本態
東岳始知其見賣恨嘆之○子畏齋端夏○公初出身筮其文身行
己得澤風大過名澤堂風其胤松硼亦筮得泰之三爻平生必曰用堪
河松硼好服松葉請於朝布其法是時蝗食松葉有人作詩蟲食
四山松葉盡相公何處施經綸又有客言于公曰松葉若救荒則令
飢民日出時向東吸氣則好矣仙家以餐松吸氣同為良方也
○金玄成字餘慶號南窓文同敦以善書名不參廢母庭請杜
門謝客公屢典州邑廉聲著去淡財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語
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嗟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

○車天輅字復元號五山懶齋軾子松都人花潭門人 中宗科稱大蘇○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曰盧悔過作壯元尹彥久榜眼我則探花榜出盧果壯元車軾第二尹春年第三長源為二甲長源曰我不知有渠軾終作第四名盖謔語以虐之也軾為直講差靖陵典祀官致誠極潔夜夢宦人呼曰引見軾進伏階下 王教曰爾誠可嘉爾母病賜良劑軾歸路有鵬落鰻魚於馬前軾母時患帶下天寒不得鰻魚歸而進之即差 公自鏡城量移洪陽時東岳為邑宰文酒淋漓令妓松月薦枕於醉中翌日坐妓千餘問所狎車不知其面李戲書一絶曰無透疎簾醉不知滿庭松月影參差朝雲不入襄王夢十二巫山望更疑 宣廟

丙戌謁聖取呂繼先等表題李泌乞還衡山時公爲四館外製呂
繼先放榜後事覺 上震怒事將叵測只命竄 上教曰天
幹眞奇才未久蒙還
○崔岦字立之號簡易齋文章鳴世二十擢上第前後領邑
七後爲刑參壬辰亂 上令無拘以分職兼領承文院掌詞命奏
書大小四十四前後三入京師上書三十三後爲杆城郡守上周易
口訣四卷洪範學記五百餘言文章宏深古雅爲千載一人云
仁祖朝月沙李廷龜白 上刊行其書于東望官縣令 簡易
撰事大交鄰文字諸提調各言不合處殆無本色乃作詩曰從人
安字轉成蠅

○時臨海君横恣特甚　上令並還所奪奴婢於本主所畜官妓於本州以為諸王子之戒○青野漫輯曰　上自龍灣回多有心恙一日修撰李拨啓曰臨海君作弊當禁戢　上厲聲曰何物人乃敢爾李好閔啓曰龍灣艱危　殿下念之乎不意今日咈諫至此　上解顔曰予自西狩每有驚惑如此非本心卿勿恠焉　浯溪記聞曰　宣廟末年王子益横拘囚河源君夫人于私第臺諫論之李善復以正言竄　上意劾輕論王子之罪　上是之始諫宋淳掌令權縉啓曰定遠君宮奴挾猖横行洪河原君宮奴相詰作亂於河原君夫人寓所夫人至被拘閉於定遠之門寧堤君益城君乞哀僅得脫還夫人所寓乃大院君

神主奉安之所定遠不當若是云云獻納尹硈啓曰河原夫人於大
院君爲家婦於定遠爲伯母是可忍乎云云答兩司曰招寧堤親聞
則其日定遠君家奴挾女人過河原君家前有砲手二人止接其家與
其砲手相詰之際夫人聞婢子語出中門外盖意其親出則止鬪故
也定遠怒捉去砲手于塞門洞家夫人又率婢子出走其家有人走言
于寧堤寧堤即馳來則外門已閉使之開則其奴曰鑰匙在主家即送
人于定遠処曰如此如此定遠馳來促開門則夫人與婢子立於大門
內定遠與寧堤等即還夫人于本家定遠少無如啓辭之事云云
司諫金大來啓曰定遠奴驅迫河原夫人拘囚於新宮定遠旣來
之後不即開門之狀有士大夫親見詳陳臣等叅聽云云答曰任

鶴齡夫人侄也必做出此言云云傳曰鶴齡陷王子至於此極罷職金
大來大懼自陳為鶴齡所欺 上以為直由是得寵 尹卓然為
刑判言王子受賂擾刑之事於尹馨國馨國時為承旨入對極
言 上問所從聞對以尹卓然卓然見上不悅色恐忤旨對以
不知 上黜馨國為尚牧 日月錄曰群臣入對司諫李幼澄
進曰宮禁不嚴則賣官鬻獄牟利竊寵群邪亂政禍流
士林椒房賤豎托勢厥妹朝廷是非亦得參聞 殿下遇變策
無一言自引為過唯事宴安臣恐國事必終廢滅後已 上
俛首不答天顏或青或紅群臣不敢發一言而退 壬寅日
記曰庭試乃親臨試券所當親書居首人明是下人之書且其中

一張亦非自書今後禁之戶曹啓謁聖已追草注紙五六百卷可以分給令
物力無辦出之勢依頃日庭試例使之自備如何允 癸卯時移全羅兵營
營設於康津臺隷文厲等嘗寓竹泉閒話曰全羅兵營自前設於康津
亂後移設於長興判官金汝純恥為武人下官欲還移誣邑人多聚銀
使販藥者張太伯行賂諸宰及其臺隷臺隷即文厲蔡衛姜籀南暐元好
智也因其臺啓皆下獄暐好智放其餘三人囚繫三年文厲瘦死張太
伯極言姜蔡曖昧久而因旱得釋自有此獄世議言官必曰銀臺隷貽
辱清朝多矣文厲弘仁門人也日月錄曰嘗聞古老傳籀實涉無情蓋
籀時入臺津一日自外入其室其妻自箱子中出銀八九兩曰此何物某
人以某事來投而吾不知當否姑留以待君之處置耳籀驚却於其人還

之而事已大播終不能自明　夏盜殺前參判柳鳳緖前府使黃克中
鳳緖故相琠之子也素無行檢臨海君聞柳妾之美容招納之因使盜殺
之云捕將邊良傑以窮治其獄坐謫領相李德馨伸救忤　旨罷李
恒福代之辭曰良傑之貶臣實傷之八疏而遞　鵝城雜記曰有宰臣
按京城巡到利川有布衣着草笠蓬纓立路上呼監司字監司異之停
轎而下其人長揖不拜與之班荊坐談時事一一中理監司大奇之握手結交問姓
名故朝宣言某處有某姓名人可謂名儒宜訪而登庸乃求得其
人乘馹赴朝乃政府書吏曹盜印被囚而逃者也遂按其實抵罪
甲辰冬平安監司狀啓宣川有怪誕人康加屎與其妻香台止接
于山非家山非招納加屎以龜城人與香台來自言我有三奇男當

從天而下果有三人從空而下美髭須體大衣冠甚儼言細難聽或稱
聖人或稱神仙或稱生佛倏然而逝不知去處香台長男生自陰門二
男生自脇間今年皆生長大如彼又有第四男當產右肢云云
乙巳春三月北道忽温部野人寇潼關殺僉使金伯玉擄掠人畜
而去北虞候成祐吉追擊破之先是甲辰忽温部寇至江邊屠殺向
化㺚子㺚子數百人逾越江入鍾城忽奴移兵向我曰不還逃胡願交
一戰逃胡等曰我等不死事將叵測出還本土皆伏劒而死忽奴盡收餘
衆而去是年入寇潼關時北胡輸積糧械於邊朝廷憂之令下三道
調兵赴援北道丙午朝廷以奴忽二酋情跡叵測咨請于劉游擊宣喻
忽奴又具由奏聞丁未女真酋建州衛奴兒赤破滅忽温部統合六

鎮藩胡穿過我國鍾城又從慶源東門取路回軍而去　芝峯類說曰萬曆乙巳令守安邊七月急雨猝風大水入城溢滿如海境内閭家盡陁没人畜漂去翌朝雨歇則牛馬蛇虺禽獸水族堆死於洲渚山中大樹根拔塡塞數十里人不通路乃海翻爲灾云故事撮要曰乙巳慶尙江原忠清京畿大水人畜死者千數

丁未時良間路上騎步兵馳去往來不計其數至於闕内騷動往捕則不見其跡翌日竟不見一人月窓野話曰或謂關王廟神兵或以落榜擧子欲爲作亂至今不知厥由云　芝峯類說曰丁未訛言最人膽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人不单行傳及八道皆駭人心洶懼道路阻絶數月後方定　於于野談曰丁未　上不豫時彗星出紫微垣自

上台歷中台至下台而散 上使考徵應有司以玉體不豫國家有
喪一款刪而不啓 上因是咎將在予躬予殆不起矣明年 上昇遐
領台柳永慶則賜死左台許頊則削黜右台韓應寅罷免天之示
象豈虛應哉 先是庚子李山海為大北魁與洪汝諄爭權 上
兩黜之山海遂有疑貳之心乃密托於光海結鄭仁弘為山林外援
辛丑仁弘嗾文景虎誣搆松江牛溪殺崔永慶而追奪之金宙仁弘
為大憲罪弘涵疏斥仁弘十二罪弘涵仁弘妻弟也其疏有曰仁弘嘗
指一鄉人為惡勸弘涵潛殺之弘涵疑其心絕之仁弘遂做弘涵家
淫其父妾之說謂言出於弘涵弘涵詰之仁弘引其已死之姊夫為此
言又弘涵立祠於其妻家仁弘寄書於弘涵弟曰立今公祠於其

妻家其治始楊廣弑父之類云云仁弘上疏自明 上優批時柳永慶
爲吏判甲辰領相尹承勳罷永慶爲相秉權乃小北領袖也
是年十一月 上疾大漸下傳攝之教柳永慶防啓鄭仁弘疏論
永慶罪 詳見下光海朝
○戊申春二月二日 上御藥飯昇遐日月錄曰金尙宮介屎先
朝老宮人承恩於 宣廟爲人凶狡揣知 上有易儲之意密交
光海以爲後日地毒弑之條出於其手光海實無預謀事或
傳當時史草直書藥飯自東宮來 上昇遐所謂史官亦必
柳永慶之黨所記之書不可盡信 仁祖嘗曰當大漸之時予終
始侍側詳知是事盖 先王病後藥飯適至過進氣塞因以

崩殂中間用意之說實爲難明 聖教如此可以准信
上留心學問退溪進聖學十圖蘇齋進夙興夜寐箴栗谷進
聖學輯要並令刊布命儒臣撰經書小學又命撰儒先錄嘗出
幸見一小童初以爲觀光吏視乃軍士也 教曰如此兒童豈堪干
戈役乎兵曹點閱年未滿皆可還送貞敬翁主嘗告鄰家逼近
言語相聞願得買地 上曰聲低則不聞簷隔則不見庭何必
廣因下亂簷二部曰懸此敲之嘗崇儉嘗設不貳獻常迎詔
西郊進午膳只水澆飯乾肉五六片醋薑海菜而已嘗有近來
服飾華美爲言者 上披裏衣示之曰予衣亦綿布臣子豈
有過於予者諸臣惶愧自是侈習日變 肅宗壬戌承旨徐

文重陳奢侈之弊曰臣祖母貞愼翁主臨終以 宣廟遺衣襨
用於送終即青染三升襦衣襦袴褶平日所服如是耳 仁祖
時鄭愚伏經世啓曰創業中興之君稱祖 宣廟遭外寇叔
復不宜稱祖而光海初年欲以祖稱尹根壽上劄止之其後爾
瞻更發議遂稱祖云 芝峯類說曰洪州衙門外有白棗五
生長五六寸枝條潔白如玉可玩即 宣廟國卹時也

宣祖朝

相臣錄

右 閔箕 字景說號觀物齋謚文景

領 洪暹 字退之號忍齋謚景憲彥弼子廉謹吏

領 李鐸 字善鳴號芑元衡謚貞肅

領 朴淳 字和叔號思菴謚文忠文魁救栗谷論㮾元衡普雨

領 盧守愼 字寡悔號蘇齋謚文懿文魁賜几杖誤薦汝立罷

右 姜士尙 字尙之號月浦謚貞靖捫鼻宰相

左 金貴榮 字顯卿號東園壬辰陷倭癸巳竄沒許積陳伸

右 鄭芝衍 字衍之號光弼曾孫

左 鄭惟吉 字元吉號林塘謚文魁几杖

領 柳坱 字克厚號曼殊六世孫

領 李山海 字汝受號鵝溪嫉仁弘陷柳永慶與洪汝淳爭權 上西黜

右 鄭彥信 字立夫號懶菴辭連汝立竄後伸

左 鄭澈 字季涵號松江謚文靖建儲忤旨竄壬辰宥

右 沈守慶 字希安號聽天謚貞孝淸白吏耆老致仕

領 柳成龍 字而見號西厓諡文忠 / 廬謹之奉朝賀

領 李陽元 字伯春 / 號鷺渚

領 尹斗壽 字子仰號梧陰 / 諡文靖

左 鄭琢 字士精號藥圃 / 諡靖簡致仕

領 李元翼 字公勵號梧里 / 諡文忠几杖

領 李恒福 字子常號白沙 / 諫廢母謫卒

左 金命元 字應順號酒 / 隱諡忠翼

領 柳永慶 字善餘號春湖與汝立攻栗谷與仁弘 / 攻牛溪戊申寢內禪命光海朝竄沒後伸

領 奇自獻 字士靖號萬全論奪松江牛溪官爵朝 / 立節竄甲子逆獄辭連縊後伸

領 沈喜壽 字伯懼號一松諡文靖連源從孫 / 救秋浦桐溪忤爾瞻

領 崔興源 字復初號 / 恒曾孫

左 俞泓 字止叔號松塘 / 諡忠穆

左 金應南 字重叔 / 號斗岩

領 李德馨 字明甫號漢陰諡文翼克 / 均五世孫三十一主文三十八入相

左 李憲國 字欽哉 / 號柳谷

領 尹承勳 字子述號晴峯 / 殷輔從孫

左許頊 字公愼號負暄琮玄孫 永慶黨削職付處　右韓應寅 字春卿號百拙諡文靖 確六世孫

文衡錄

朴淳 見上相臣錄　　李滉 字景浩號退溪 贊成諡文純

盧守愼 見上相臣錄　　金貴榮 見上相臣錄

李珥 字叔獻號栗谷 贊成諡文成　　李山海 見上相臣錄

柳成龍 見上相臣錄　　李陽元 見上相臣錄

黃廷彧 字景文號芝川府院　　李德馨 見上相臣錄

尹根壽 字子固號月汀府院諡文貞　　洪聖民 字時可号拙翁追壯 吏判諡文貞

李恒福 見上相臣錄　　沈喜壽 見上相臣錄

李廷龜 見臣錄 仁祖相　　李好閔 字孝彦号五峯 府院諡文僖

柳根 字晦夫号西坰府院諡文貞

湖堂錄

鄭惟一 字子中号文峯都承旨

柳成龍 見上

金宇顒 字肅夫号東岡吏叅

洪迪 字太古仁祐子号荷衣又養齋兄進号忍齋又退軒官吏判

李誠中 字公著号坡谷判書錦川君李滉門人○弟敬中号丹崖官應教○後孫齋嵩漢慶

李潑 字景涵号北山文壯大諫汝立獄考死

崔雲傳 字天中翰林

金瞻 字子瞻号東岡退溪門人四代書堂校理壬辰死亂兵中兄睟号夢村官判書

洪聖民 見文衡錄

金孝元 字仁伯号省菴文壯府使

許篈 字美叔号荷谷生壯典翰

金誠一 字士純号鶴峯監司

柳根 見上文衡錄

金應南 見文衡錄

李洁 字景淵應教 其兄潑同死
沈喜壽 見上

洪履祥 字元禮号 慕堂大憲
鄭昌衍 見上

李恒福 見上
李德馨 見上

李廷立 字子正号溪隱 諡文僖參判
吳億齡 字大年号晩翠諡文肅牛溪 門人弟百齡吏叅号默齋

李好閔 見上文 衡錄
韓浚謙 字益之号柳川諡 文翼生林府院

鄭經世 見文 衡錄
李慶全 字仲集号石樓山海子 贊叅 ○ 子袤

李幼澄 字澄源牧使 邑聖勳
李尚弘 字而重号春川尚毅兄 悉賊父山海壻 校理

任蒙正 字直初号 雲湖副學
金善餘 字伯後号倉洋壬辰以翰 林到松京棄史草逃走

奇自獻 見上

清白錄

李浚慶 見上相臣錄

許潛 知中樞 趾拜

李暨 字可久號松窩 吏判文號艮翁

盧禛 字子膺號玉溪友朋 子吏判謚文孝

沈守慶 見上

李友直 字仲翼士彥子禮判號楞谷有問 時事者輒笑曰此何閑何閑仍自號何閑堂

李元翼 見上

柳成龍 見上

李恒福 見上

李直彥 字君美贊成謚文簡

白仁傑 字士偉號休菴參贊謚忠肅

勳臣錄

鯨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十九人 卞宇至謹

一等三人

尹根壽 使海平府院君見文衡錄

黃廷彧 使長溪府院君見文衡錄

俞泓 使杞城府院君見相臣錄

二等七人

洪聖民 使見文衡錄益城君　李後白 使字季真号青蓮吏判追封延陽君

尹斗壽 赴京呈文海平府院君見相臣錄　韓應寅 書狀見相臣錄清平府院君

尹暹 字汝進号果齋諡文烈追封龍陽　尹泂 書狀字美伯号後川輔國諡忠貞茂陵君

洪彦純 譯官唐城君

三等九人

金睟 使參判追封花山君　李陽元 書狀漢陽府院君見上

黃琳 赴京呈文吏判義城君　尹卓然 書狀漆溪君戶判諡憲愍

鄭澈 宣城府院以大臣錄　李山海 鵝溪府院以大臣錄

奇大升 德原君以撰奏文錄　柳成龍 豐原府院君大臣錄

崔滉 海城君賛成以請遣使功錄字彥明号月潭

庚寅 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二十二人 平汝立亂

一等三人

朴忠侃 載寧倅告變商山君

韓應寅 信川倅清平君見相臣錄　李軸 安岳完山府院

二等十二人

閔仁伯 鎭安倅驪陽君字伯春号苔泉牛溪門人子梓号龍岩江都死節

韓準 黃監清川君判書　李綏 告變南溪君

趙球 告變全陵君　南截 進士捕賊宜溪君

金貴榮 參鞫見相臣錄　柳㙉 參鞫見相臣錄

俞泓 參鞫見相臣錄　鄭澈 參鞫見相臣錄

李山海 參鞫見相臣錄　洪聖民 禁堂見上

李準 刑房承旨全城君判書

三等七人

李憲國 禁堂見相臣錄　崔滉 禁堂海城君見上

金命元 禁堂慶林府院見相臣錄　李增 禁堂鵝川君禮判號北崖

李恒福 問郎見上　姜紳 問郎晋興君參賛弘立父

李廷立 問郎廣林君參判號溪隱栗谷門人謚文僖

甲辰扈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八十六人 壬辰隨駕

一等二人

李恒福 以都承旨隨鰲城府院君

鄭崑壽 請兵天朝追封西天府院賛成号柏谷退溪门人

二等三十人

定遠君 元宗潛邸

信城君 宣祖第四子

李元翼 以吏判隨即拜西伯完平府院君

尹斗壽 以海原隨大拜海原府院

沈友勝 鄭崑壽書状青溪君叅判号晩沙達源孫書畫詩三絕

李好閔 以吏佐隨延陵府院

尹根壽 以賛成隨海平府院

柳成龍 以左相隨豊原府院

金應南 以兵判隨追封原城府院

李山甫 以叅判隨追封韓興君吏判

柳根 以承旨隨晋原府院見上

李忠元 以承旨隨完陽府院

洪進 以僉知隨字希古号退村唐興府院吏判謚端敏

李𥖝 追封漢川君吏議
李幼澄 以兵佐隨府尹追封 君
柳永慶 全陽府院
朴東亮 以兵佐隨二十六拜都承旨錦溪君判禁諡忠翼
沈岱 以舍人隨拜畿伯被賊害青陽君追封
朴崇元 以右尹隨密城君判君追封
鄭姬藩 以掌令隨柳成龍同婿温城君承旨
李光庭 以翰林隨延原府院吏判号梅臯盆峯澗子芳昌庭号
華陰官監司後觀徵鳳徵沃徵
崔興源 以知事隨寧平府院見相臣錄
沈忠謙 以副學隨青林君兵判諡忠翼字公直号四養堂連源孫〇子悅孫與吉曾孫浩
尹自新 追封龍興府院户判
韓淵 以武臣宣傳隨追封青溪君 工正
海豐君 宗室
順義君景温 耆子
順寧君景儉 耆子
申礏 以承旨隨平川府院 兵判
安滉 宣廟妹夫廣陽君蔭都正
具宬 以兵佐隨綾海君諡忠肅字元裕号草堂八谷思孟子仁垕父

三等五十三人

鄭琢 以贊成隨西原府院君見相臣錄

李憲國 以大諫隨完城府院

柳希霖 以僉知隨文陽君禮參

李有中 以掌令隨德原君大憲

任發英 內陽君

奇孝福 高興君

崔應淑 和城君

崔賓 海陵君武宣傳

呂定邦 咸原君武

宋康 原陽君

高曦 瀛城君自

李應順 益興君武水使

節愼君壽昆 宗室

姜絪 晉昌君蔭左尹紳弟

金起文 眞城君宦

崔彥純 月城君宦

閔希騫

許浚 陽平君醫

李延祚 廣溪君
金應壽 金城君 馬醫

吳致雲 鷄城君 幸馬衛
金鳳 寧城君宦 光海時諫死

金良輔 陟川君宦
安彥鳳 武陽君宦

朴忠敬 鰲城君宦
林祐 蔚陵君宦

金應昌 開城君宦
鄭漢璘 清河君宦

朴春成 密山君宦
金禮禎 花川君宦

金秀源 伽城君宦
申應瑞 唐城君宦

辛大容 奉城君宦
金寶信 樂城君宦

趙龜壽 花城君宦
李公沂 韓溪君宦

梁子倫 寧海君宦
白應範 漢南君宦

崔潤崇 鼇山君 宦

鄭大吉 鳳陽君 宦

朴豐周 豐巖君 宦

柳肇生 定陽君 武

慶宗智 郞城君

洪澤 唐溪君

李希齡 海愼君

李春國 喬林君

金浚崇 益城君 宦

金繼韓 定陽君 宦

李士泰 慶陽君

楊舜民 洪陵君 禁軍

崔世俊 雞林君

全龍 召陵君 牽馬衛

吳連 召城君 扶餘正兵

啣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十八人 討壬亂

一等三人

李舜臣 字汝諧德興府院統制使追封　權慄 永嘉府院謚莊烈

元均 石城君統制使追封

二等五人

申點 平城府院追封文判樞　權應銖 花山君

金時敏 上洛君追封　李廷馣 月川府院知樞謚忠穆

李億祺

三等十人

鄭期遠 萊城君追封　權悏 吉昌君禮判謚忠貞

柳思瑗 文興君右尹　高彦伯 濟興君

李光岳 廣南君謚忠壯南兵使　趙儆 豊壤君資憲訓將

權俊 安昌君　李純信 完川君

奇孝謹 宥伯君　李雲龍 息城君

甲辰奮忠出氣合謀迪義(毅)靖難功臣五人 討丙申夢鶴亂

一等一人

洪可臣 寧遠君蔭刑判謚文壯

二等二人

朴名賢 延昌君　崔湖 雞城君

三等二人

辛景行 靈城君　林得義 平城君武兵使

廟庭配享

李浚慶 見相臣錄　李滉 左贊成贈領文純公

科錄

補遺

沈　詻　字重卿号鶴溪友勝子舍人順門玄孫 吏判水路朝天病没○孫楷梓

尹義立　字　号　月潭禮判

趙希逸　字怡叔号竹陰雪江瑗子李斯菴俊民外孫禮判○雪江瑗竹陰 希逸洗馬錫馨判書正晩叅判明翼五代追社

崔鐵堅　字應久号夢隱竹亭後 大諫○後孫益男

權　盼　字仲明号閑戶堂尹國馨 婿刑判吉川君

李顯英　字重卿号蒼山盤石 吏判著社

崔天健　字　号汾陰竹亭後 兩銓昏朝廢反正復官玄孫成大

李　槼　字文伯号桐郊孝寧大君後牛溪門人大 憲卜相○子三恒曾孫益壽震壽泰壽

閔馨男　字潤夫号芝崖贅 成反正後追削

徐　益　字君受号萬竹義州牧疏救 栗谷恩津祠

尹國馨　字粹夫号恩 省堂工判

尹　暉　字　号長洲梧陰子 稚川第判書○孫增

尹民逸　字顯世号 芝山府使

洪命元　字樂夫号海峯石壁春卿曾孫 鶴谷侄識伯○子處厚

李廷馨 字德薰号知足堂又東閣四留廷馣弟吏參春川院

洪鎬 字号無住子愚伏門人大諫

黃謹中 字一之号月灘判書○外孫鄭太和○兄敬中号梧村監司

辛慶晉 字用錫号子湖白麓應時子大諫

李重郁 字号蘭皐知敎

朴震元 字号長洲大憲

趙存性 字遂初号龍湖華山末生後李天休堂夢奎外孫知敎○子啓遠

李希得 字号荷潭大憲○侄晬先

金玏 字希玉号柏巖退溪門人大憲榮川院

宋駉 字号伴鷗堂知中○孫時吉兄駿号省菴吏議

李德泂 字遠伯号竹窓又竹泉靜齋後孫贊成贈領相○著竹窓閒話

洪慶臣 字德門号鹿門晚全堂可臣弟戶判有時名

李尙毅 字而遠号少陵贊成○弟尙信号淸隱禮參

金尙寯 字汝俊号休菴仙源從弟參判廢母時庭請收議並不參應犀獄○子光烜參贊

曺友仁 字汝益号梅湖又頤菴承旨有西宮感懷詩被鞫反正召還

黃暹 字景明号息菴應聖子大憲豐基院

李埈 字叔平号蒼石副學豐基尙州院

崔有源 字伯進号秋峯月潭 滉子大憲孝旌

金止男 字子定号龍溪縣監彪子監司 弟偉男号葉山通禮

李春英 字實之号體素義學監子白休菴 外孫牛溪門人翰林僉正

尹安性 字秀初号宜觀菊澗 鉉從子兵叅有集

李 覮 字光瑞号龜村戶判

趙存世 字 号龍潮 士彥孫叅判

朴弘美 字 号灌園 承旨

朴慶新 字仲吉号寒泉監司

從弟 号石村監司子坦 号聞亭不仕

李潤雨 字茂伯号石潭寒岡門人在翰苑 直書仆弘事反正後叅議

柳 恒 字 号九峯 來吉子右尹

趙纘漢 字善述号玄洲奇高峯壻承 旨○兄緯漢号玄谷知事

洪 遵 字 号槐陰承旨 乙未獄疽背死

趙國賓 字 号雪竹 刑議

閔有慶 字顧吉号楓墩養拙堂 有孚子起文孫都正

林 悌 字子順号白湖禮正作愁城 誌○弟懽号習靜縣監○

金玄度 字弘之号認軒 牛溪門人府使

禹弘績 字 号長谷丞正 壬辰為親死難

李景顔 字 号松石 重試郡守

金盖國 字 号脫琴軒 正郎 榮川院

全慶昌 字 号溪東 獻納大丘院

黃汝一 字會元 号海月 掌令平海祠

尹光啓 字 号橘 屋禮正

聲色○曽 孫奎瑞

守○子同 春俊吉

義○後孫 奎瀗相琦

獲全○孫 國偉

金弘敏 字士訥 号沙潭 典翰 尚州院 弟弘微 号省克 子吏議

姜籀 字 号竹窓 吏正 耆僉樞 有集○子柏年

宋言愼 字寡尤 号壺峯 退溪門人 吏判 著聖學指

李慶祺 字 号樂天堂 官正 戊申黜 癸亥叙

韓禹臣 字 号靜安 司叉 順安院

崔慶昌 字嘉運 号孤竹 府使 忰山 海瓚於宦途 詩學唐好

宋爾昌 字福汝 号清坐翁 與清 後孫李東阜 任晉郎

宋聃壽 字靈老 号松潭 復清五 世孫郡守 有詩名 九十嘉

宋柟壽 字亭老 号睡竹 松潭弟 預知壬辰乱 隱懷德 閭門

宋希命 字子順 号醉翁 松潭侄 參奉 八十同樞

李麟奇 字仁瑞号松溪卓犖之士圃蘇西厓詩贈白沙白沙詩答○子重老

朴廷老 字汝獻号懶學重峯門人禮學

姜晋暉 字子舒号壺溪牛溪門人與石洲友善醉竹克氏孫私淑齋希孟六世孫以司圃別提薦延接郎廳壬辰倡義官參奉子德後号愚谷隱而不仕

鄭之升 字子直号叢桂堂十竹軒礎子申二樂亭用溉壻以祖累廢不仕

成鑌 字 号聽竹作持敬指南子汝楳号西岡老菴門人明易官郡守

卞景福 字仲由号柏陰孝旌年九十三尤表

成輅 字重任号石田兵判壽孫松江門人有高行親癠憂前未四十髮白除參奉松江敗後石田遂棄世逃於酒或入城則騎牛持杖作醬狀過宰相不避一日大醉馱薪牛上過鍾街李月沙過去使開目揮杖曰聖徵何往往與殷勤行路驚異嘗有詩曰白髮平凉子生涯爛醉中世間知我者唯有主人翁

柳雲龍 字應見号謙菴牧使豐基院

黄耆老 字 号孤山進士草書鳴世

成汝學 字 号雙泉有詩名別坐

任錪 字 甫号鳴皐以詩鳴

白光勳 字彰卿号玉峯參奉詩筆俱名兄光弘号岐峯作關西別曲○子振南号松湖能詩善草書

李達 字益之号蓀谷詩學唐有集

[illegible]

[illegible]

朝野輯要卷之十五

廢主光海君名琿初名瑠萬曆壬辰封世子戊申二月卽位天啓癸亥三月廢置于江華在位十六年丁丑移濟州辛巳七月卒葬楊州

妣柳氏自新女癸亥九月不食卒

男廢世子祬癸亥七月賜死

嬪朴氏自興女癸亥七月自縊死

戊申二月初二日主卽位時與輸崔有源倡卽日卽位之論盖受妃兄希奮旨也大臣柳永慶執不可一 祖宗朝舊例唯 成宗卽日卽位 睿宗子齊安大君年幼 貞熹后擇立 成宗 成

宗亦有見月山大君故即日即位與今時不同而有源至引來
理宗即日即位之說大臣莫敢違申時光海具冕服即位于
西廳百官朝服舞蹈而出○日月錄曰諺傳 宣廟欲觀諸
子意盛陳寶玩使各任取諸公子多取貨物光海只取筆墨
上異之云雖曰不終而十六年之人君氣像豈如凡人哉荷潭錄
曰光海久在春宮 上察其昏庸不堪為嗣有易樹之意而
外人不能知皆以為賢也一日 上教曰諸侯子受命於天子
方謂之世子今天子封之乎國人知之乎盖屢請封而未蒙
許故也光海每問安自內責之曰何以稱世子而問安乎汝則權
封更勿來光海伏地至午日日嘔血質本微弱因此失魂云○

壬辰之亂朝臣請立世子第一子臨海君珒狂悖人心不屬故立第
二子光海爲儲嗣癸巳還都累遣使請封而萬曆帝愛第二
子漢王意不屬泰昌帝故禮部每以越次據禮不許蓋爲泰
昌地辛丑冬朝臣復請遣使　宣廟教以壼位久虛而不請冊
妃先爲此請何也時　懿仁上仙經年故也朝廷始知　上意不屬光
海丙午春永昌大君㼁生繼妃金氏出也領相柳永慶援　世宗
朝廣平臨瀛大君例學官陳賀問卷誦言永慶逢迎　上意爲
國位計云先是李山海洪汝淳爭權　宣廟罷黜之山海與爾瞻
等乃密託於光海爲後日逞憾之計又結鄭仁弘媒進於光海
爲山林外援荷潭錄曰丁未冬　宣廟不豫一日下諺教于實

廳盡傳位事也　上高怒於光海非其實狀也時人心疑懼皆
疑臨海有不測意兵判朴承宗請扈衛行宮　上下密旨招大
臣永慶諸臣謂曰今只招時任也諸大臣皆起去永慶與左相
許頊右相韓應寅面啓今茲　傳教實出羣情之外云云戊
申正月以前參判上疏曰永慶是原任盡使揮斥畢上防啓至
於　中殿諺書之下面啓有曰今茲　傳教實出羣情外臆
中殿深體　殿下之意為國家永久之計而永慶極力沮擋
異時將欲自為彌遠而濟王我東宮也云云永慶上劄曰傳
攝之教遽發於失攝之餘偶感之疾自當勿藥面啓所謂實
以此也彌遠宋之賊臣仁私之陪臣極矣至舉濟王擬其不敢擬

之地其必尤不可測又曰臣等未至實廳原任大臣已為出去則所
謂揮斥者臣實未曉也答曰仁弘疏極為凶慘意者群小欲陷
領相者做作飛語傳播於南中仁弘為此疏歟又教曰仁弘為
人臣以忍退舊君為能事云云日月錄曰鄭疏能言人所難言當
時則固盡言不諱而日後罪惡盡前前行柳疏則外欵自明而
有不可掩者當時則固罪人而後來用刑并得其實大槩兩惡相
軋禍人國家而已荷潭錄曰 上在海州時下傳禪之教丑時大
臣尹壽等防啓有宗出羣情外語人不為怪今以為永慶
罪者時勢異也○李挺元等疏請治永慶謀危東宮之罪答
曰誰教爾疏天日在上直指無隱李效元皆為大諫啓曰仁弘被

人指喉而為之傳攝防啓不當之說皆出於李山海之家李慶全
李爾瞻輩陰嗾仁弘仁弘乃山海之腹心也請參判仁弘舍人
慶全正郎爾瞻為先遠竄　允之仁弘停啓爾瞻甲山慶全
江界鄭蘊李惺疏救仁弘極言永慶罪○二月初二日李效
元請竄李提元李惺鄭造等啓辭入啓未及下忽自傳言
上疾危急命大臣入聽遺教李元翼李恒福李德馨尹
承勳柳永慶奇自獻沈希壽許頊韓應寅等入侍　上
臥加龍袍玉帶氣絶已久大臣出外舉哀承傳全鳳以　大妃
命傳一封書曰去冬危急時所奉書也外面遺世子内曰視
同氣如予在時有讒者愼勿聽之又以一封書來外面書柳

永慶韓應寅申欽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曰不穀忝
位負罪臣民今忽得疾脩短有數更復何恨但大君幼冲顧
諸公愛護扶持之云云
○主即位成服後完山君李軸疏請永慶罪嶺儒金應民
姜遴等繼之臺諫論罷永慶請放仁弘慶全爾瞻等依啓
明倫錄曰爾瞻等不即發向配所遲留觀非久 宣廟昇
遐而即召還寵任渠以竄謫之罪人何敢偃然一不赴配又何
知 宣廟不久陟方將有名命也所以當時有藥飯之疑也思
公翁漫錄曰賊臣爾瞻等 先王末年得罪見逐遂蓄怨憾
思欲一逞會 先王違豫賊臣等度 上疾終不興悟遂逞

真魁山海誰㗲仁弘投進逌脅傳位之疏 先王陛下忍退
舊君之教未及臣其罪仍至暴竟見賊臣等遂復入大張
禍網逞憾於 先王迺合於光海一舉而殺 先王之子臨海
再舉而殺 先王之寵姬三舉而殺 先王之孫晉陵四舉
而殺 先王之子永昌五舉而殺 先王之孫錡昌猶以為不足
必欲延及 大妃既殺延興甚至於四年而發其葬戮其尸
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未有凶悖之如此甚者也
○三司合啓竄柳永慶於永興並竄李弘老金大來等已
而賜死李效元成俊耉等皆竄絶島○李效元在巨濟禍
在朝夕處之晏如洪公茂績同在謫諸人曰李大諫勸仁弘脅

瞻此一節可作名流反正蒙放○丁戊錄曰世傳　宣廟遣豫親
畫竹一叢巖上生一王竹風霜槁枯岩下悪雖王竹所生而其
徒寔繁處占盤石屈曲拳結而王竹之叢中一嫩芽雖未盛
壯經緻精神已有干天青月底氣像　上使掛壁曰予病中手
法也平時予白沙漢陰以下皆不曉意頓首稱精柳永慶俛
首無言　而已獨李弘老爲愁慘色人不見時頻揮淚　上罷
朝引弘老入卧内問卿何淚竹乎弘老復哭曰不忍見殿下今
日之情勢盖　上以王竹自比正筍比永昌悪竹比光海也永
慶之揮試弘老之逢迎如此至是俱被極律
柳永慶字善餘號春湖爲小北領袖朱梁二天使之来柳西

坰爲遠接許筠爲從事朱謂筠曰當今詩柳春湖第一也蓋永慶不
解詩與天使唱和專倩崔東皐作也青野漫輯曰永慶
逢迎　上意無所不極　宣廟初風金稽者請追尊大院君
希望之徒爭附會白沙駁之事遂寢又欲以癸巳匡復之
勳議上尊號窺中　上意士大夫姉其妬狀無不喙噬而
舌結首相尹承勳駁言不可曰深讎主復不宜有此永慶
諷御史劾之永昌大君生永慶率百官陳賀以逢迎　上旨
宣廟雖於丁卯即位而戊辰爲元年至丙午爲三十九年而
永慶以爲四十年陳賀以固寵識者皆竊議而畏其勢
不敢言及寅亂死人無冤之者至壬子獄起爾瞻等因此追論

以大逆追施典刑其子悅悌愃皆坐死人皆嗟憐癸亥反正後雪其
叛逆名復其官○遲川集曰永慶七年當國專權植黨見非清
議固其職矣然其時紀綱粗立朝野粗安亦未有貽禍士林之罪未
稍橫羅酷禍故反正之後特為蕩滌人或以復爵為過厚者惟
其受禍最酷報施之道不得不然○日月錄曰初永慶以首相父
當權賄賂公行南邊守將所送米船一隻反為都監所奪又有萬
戶爭貨其門莫定肅拜叅判尹安性詩譏曰都監坐得全船米万
戶來爭肅拜名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
○命拜李元翼李恒福沈喜壽為三公仁弘特陞判尹命還之甫
瞻慶全等並命復官爵○破寐錄曰吏判成泳以柳永慶之黨被彈

罷領相李元翼以李光庭金粹李廷龜擬薦命加望以申欽薦
又加命盖光海意在鄭昌衍昌衍乃王妃之表叔也完平不得已以
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衍薦之昌衍遂為吏判鄭愚伏經世時為
大邱府使疏論初政之失曰其人不預則命使加望必得其人然後
始肯落筆又曰定筆自居令其子為某官調護自任令且身為
某官云定策自居指李山海調護自任指奇自獻角瞻輩以調
護為鄭仁弘攻愚伏益力
○竄臨海君珒于喬桐日月錄曰珒以衣裹面如婦人自宮中出
去備邊司定將擁衛副學宋應詢等劄請流青野漫輯曰
珒年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賴光海疑忌命集兵衛闕宮

門晝不開累月獻納尹孝全持平閔德男曲翰崔有源正言任章受希奮上言論肆謀逆光海議大臣李元翼李恒福沈喜壽李德馨曰終始保全乃 聖上之至德也命竄肆于珍島尋移喬桐辭連人武將高彥伯楊鶴瑞梁謂等杖死武士河大謙金千祐正刑閔說道朴名賢以交通坐死錄翼社功臣許筬等四十八人○百官請廢臨海為庶人山海承勳等六十六人宗室順寧君景儉等二十五人也請按律三司李慶全李爾瞻宋應洵閔德男尹孝先李士慶任章任衮崔有源等○領相李元翼疏崑岡之火玉石俱焚大獄之下冤死必多○領府事李德馨進長疏卞臨海事仍極言時事君德累千言獻納任衮執義崔有

源啓斥德馨○右相沈喜壽疏陳臨海全恩之意○愚翁漫
錄曰光海之初搆臨海也亟意殺之鄭崑崗速疏曰 殿下同氣
之中同胞者只有臨海臨海蒙不死之貸則文帝之尺布斗粟
無復謠於今日而可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云云白沙獻議曰
喬桐亦絶島無關遠近倘水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
使 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痛則豈非有司之罪乎○初
光海遣李好閔具 大妃奏請承襲誥文有曰立嫡以長豈可
擅行廢立遣遼東都事嚴一魁知州萬愛民驗查肆病否
查官到館曰義等奉旨欲見臨海一見事即了矣光海遣差官于館
所護軍崔有源啓曰面質一事臣不忍聞既見 殿下又見逆

魁則難免面質之名臣請先往埋骨燕山云云嚴萬兩差將
與光海臨海相對下詰仁弘上劄請以臨海頭示差官云云完平
鰲城堇抑其議臨海自喬桐至西江佯為病狂之狀以見差
官即押歸配所聞者傷之李好閔吳億齡以失對誤國並罷
之正言崔晛等啓使臣失對其曰長子風癖守在喪次又曰
業已退讓云云此其失對之尤者今此更奏不可不明下○鄭仁
弘啓曰治獄不嚴綱漏吞舟蓋指完平諸公也又奏曰喚御
史承服李雲祥之罪極大而不即正刑此亦招天怒也所謂喚御
史臨海所愛海州娼也因鞫百端成珒獄謂使譯官李雲祥
賚銀潛送中朝圖出立嫡以長之命云云○鄭仁弘劄唐官

要見臨海事多費銀蔘仰其甚奪有差酬直而取償者
然是皆使臣失對之故也彼使臣輩平日以臨海爲伯夷之德儲
位爲不義匪處之地耶欲以伯夷待逆魁則將何以處 殿
下乎又因輕許面質拿致使見陰符使臣風靡之對大臣
知有使臣不知有國體云云時領相李元翼左相李恒福右
相沈喜壽皆呈辭仁弘歸在道劄臣不自量忤此三大臣
朝廷可無臣不可無三大臣云云 答孤忠勁節卓爾難及云
云獻納任兗啓曰國事臲卼一介山人非不得安其位令之國
勢殆乎岌岌也日月錄曰此奸黨盤結之始也小人者任兗也
○臨海之錮喬桐也李判書顯英時爲縣監爾瞻諷以除

禍根孝怒變色不應甫瞻嗾甚堅劾之以孝稷代之竟殺之○遣
李德馨黃愼等齎 大妃奏文請承襲兼程疾馳二十七日
到京師留五月幹事回 荷潭錄曰光海以銀蔘賂嚴萬
甚厚我國壬辰請兵亦未嘗行賂至是始開賂門自此事雖
微小非賂不成華使之來以我國爲賂窟矣 宣廟朝請改
宗系朝議欲用賂譯官洪彥純曰若開此路至國弊而後乃
已宗系之成差遲數年何害遂不行賂彥純之言至此驗矣
○己酉帝遣行人熊化賜祭諡及賻又使太監賜封王誥秋上
尊號體天興運峻德弘功設增廣
庚戌是年白烏集于泮宮羣烏並逐踰月不去○春追崇

母恭嬪金氏恭聖王后奉安于奉慈殿行親祭
初懿叔公主第爲端敬王后避處宮號南別殿至是爲
恭嬪廟改稱奉慈殿 仁祖奉 世祖元宗影幀後又
奉 肅宗粹容改名永禧殿

○禮判李廷龜啓 明孝宗追尊母妃爲孝穆太后別
祀於奉慈殿今當據此而我國生殿稱妃上仙稱后宜追尊爲
妃以示稍降別廟享祀並依弘治事云云 傳曰只上妃號似乏
上以后號追 冊寶封陵舉行 白沙議本號本品別立殊稱
漢陰議設曺擬議甚得宜禮曹又啓曰今上后號則有
貳尊之嫌令大臣及臣等只欲追尊爲妃三司猶以爲非

禮之正固是臣論云云傳曰既不祔廟則后稱別無貳尊之嫡
宣上后歸後乙卯奏請追冊賜誥命祔廟墓號成陵癸亥
反正廢○荷潭錄曰光海追尊所生母台諫廷爭累日李
白沙謂大諫宋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爲臺諫
不爭今之大諫賢於仲淹矣蓋白沙之意子貴欲尊父母
人情也不宜固爭失和○館學及諸道儒生疏請靜菴
一蠹寒暄晦齋退溪五賢從祀文廟蓋五賢從祀之請
已歷數十年至是允之鄭仁弘疏詆晦退兩賢蓋其意
拔去兩賢待以其師南冥故太學齋任崔有淵等削仁弘
儒籍儒生李燊等五百餘人疏伸兩賢詆仁弘之罪持

平朴汝樑仁弘門人也許啓之光海大怒將治儒生鰲城
伸啓曰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門無汝樑則
學益晦時以爲名言諸生捲堂芝峯李睟光以知事到
館咏詩曰絃歌聲撤讀書齋碧殿陰風響古街微雨
一陣芳草合夕陽無語下空階
辛亥冬十二月光海奉 大妃自昌德宮將移于慶運宮仍
留大妃而獨還昌德宮大臣三司爭之久不允憲府停啓正
言鄭蘊啓曰近日合啓自上牢拒下民喧傳此必仍留
不還之意世臣當牽裾泣諫死於國門之外云云光海命補外延
平府院君李好閔啓曰鄭蘊啓明白剴切請留保言官云

吾領相李元翼亦進劄 主皆不聽○眉叟記言桐溪行狀曰辛亥昌德宮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不利於上將還居慶運宮群臣皆曰不可無辭時兩宮皆有間 大妃尚留慶運宮辭以間寢宗欽留居之公力爭備詳斥鏡城按此與上說不同未詳

壬子夏殺晉陵君時鳳山倅申慄捕得偷兒金世濟誘使自服乃以前侍士金直哉及前縣監鄭經世丁好恕等謀逆云云兵使柳公亮監司尹暄啓聞拿鞫直哉直哉誣引與黃赫謀推戴晉陵君泰慶蓋赫之女為和順君夫人而泰慶為和順之後也獄成慄公亮皆錄勳世號慄竹釘君蓋慄以竹釘插

賊十指甲下使之告變也貞考壬辰亂其父爲賊所烹貞考坐其側
無戚容後登科削官爲世棄物光海親鞫世濟其所藉人姓名
諉訛無據判禁朴東亮曰丁好恕之謀逆在於某日云而其時好
恕赴京矣世濟語塞以此經世以下被逮者皆得免光海翌日
以爲東亮護賊特遞之赫被刑死君晏性丁好善趙守倫李德
珠黃愼李好讓等皆亂甫瞻之臺因此獄追論柳永慶李
弘老等追施典刑圖錄其勳慄官至參判反正後追削破家
同是獄也權瞻上變言仁嬪在 宣廟末謀危東宮已定遠
君兄弟詣闕待命瞻以誣告杖死蓋仁嬪寵冠後宮光海
在東宮寵衰不能無怨故瞻窺其意而作此事也○殺士

人權韠時光海妃兄弟柳希奮等恃寵驕恣任叔英對策
譏切甚至群小憾怒遂削其科兩司爭之自春至秋始並家允權
韠作宮柳詞曰宮柳青〻鸎亂啼飛滿城冠蓋媚春輝
朝廷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諸柳入訴光海甚怒
財猶並得當以治之及壬子誣獄起取見人家書籍得其詩於趙
公守倫家冊面遂拿鞫酷刑左相白沙流涕諫光海使刑官
速訊編配至門外死初光海欲削任叔英科沈一松喜壽爭
白沙不能爭石洲語人曰今日鰲相反不如沈某耶
○任叔英字茂叔號踈菴竹崖說曾孫鄭文孝惟一外孫
光海辛亥以進士對策效劉蕡事直訴宮闈干政戚里

驕橫光海怒命削三司爭之不得已從之命日後勿取格外文如
叔英者時甯瞻以曺溪是南溟姓欲立廟祀之公聞而笑曰
曺溪洞祀南溟孔德里祀孔子乎甯瞻指爲謗訕削出門外
居奉安驛村八九年饘粥不繼己未大饑或曰今年君必殆
矣何以不憂公笑曰必死爲餓鬼若復憂愁當爲愁鬼一
鬼兩役故不憂○辛酉遼陽之變公盖不食者累日矣有
僧踵門求詩公題其軸曰山僧忘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事
忘聞道遼陽陷于賊吾今不食熱中腸自癸丑杜門不出
癸亥反正入玉堂陞修撰還特平是年卒年四十八隣嫗言
昨夢吏人持靑紙赤管召崔特平乃其易簀時也數歲前

頗有異說如白樂天王安國等事及役皆驗或以仙解稱之公淹貫經史子集人名地誌過目輒誦一見生進榜一一皆誦爲文尤長於四六車天輅以爲當與王勃上下嘗作統軍亭序流傳中朝學士語我國使臣千年已絕之調出於海外云云大篇排律至於六百韻廣博奇偉古未有也 曾孫守迪

○權韠字汝章習齋擘子爲人跌宕不羈少慕松江松江謫公與東岳往訪之松江喜曰此行得見天上二謫仙由是名益盛壬辰西狩公與其客上疏請斬李山海柳成龍時年二十三可見其奇節也○石洲嘗往族人家醉臥柳希奮適來主人戲語曰文昌公來矣石洲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

驕橫光海怒命前三司爭之不得已從之命曰後勿取格外文字
取英者時有瞻以曹溪是之南溟姪欲立廟祀之公聞而笑曰
曹溪洞祀南溟孔德里祀孔子乎有瞻指爲謗訕削出門外
居奉安驛村八九年饘粥不繼己未大饑或曰今年君兄殆
矣何以不憂公笑曰丕死爲餓鬼差復憂愁當爲愁鬼一
鬼而役故不憂○辛酉遼陽之變公盖不食者累日矣有
僧踵門求詩公題其軸曰山僧乞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事
忘聞道遼陽陷于賊吾今不食熱中腸自癸丑杜門不出
癸亥反正入玉堂陞修撰還持平是年卒年四十八隣嫗言
昨夢吏人持青紙書曾宗任持平乃其易簀時也數歲前

頗有異說如白澤天王安國等事及後皆驗或以仙解稱之公
淹貫經史子集人名地誌過目輒誦一見生進榜一一皆誦爲
文尤長於四六車天輅以爲當與王勃上下嘗作統軍亭序
流入中朝學士詫我國使曰千年已絶之調出於海外云云大篇排
律至於六百韵廣博奇僻古未有也　曾孫守迪
○權韠字汝章習齋擘子爲人踈宕不羈少慕松江松江
謫公與東岳往訪之松江喜曰此行得見天上二謫仙由是名益
盛壬辰西狩公與宜寧上疏請斬李山海柳成龍時年二十一
可見其奇節也○石洲嘗往族人家醉倒柳希奮適來主
人就語曰文昌公來矣石洲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

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亡則汝家亦亡斧鉞獨不到汝項耶柳無言悵沮而去公嘗松江沒後獲罪遂不應舉素耽麴蘖自放於湖海好危言激論其詩多譏刺竟以宮柳詞坐光壬子獄搜得其詩於黃赫文書中赫臨刑以掌對公拿刑竄朝方治行于東門外有壁書權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公見勸字之爲權駿傷之人饋以酒飲醉翌日逝撤主人家門扉爲尸床有詩曰正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柳伶墳上土時三月晦主人家桃花半落且勸作權劉伶書以柳伶柳家聞之禍作也尤似巧合豈非前定乎其兄韜亦被罪謫海南有詩曰臣罪如山死亦甘聖恩

竟貧謫江南臨歧別有無窮恨慈母時年八十三聞者悲

之○石洲又嘗有詩曰細雨鶯聲滑空江柳色深如何此君

別情々動悲吟公赴謫時賫近思錄朱書節要盖悔其

詩酒取禍云○石洲嘗見崔簡易岦問曰當今文章固有

吾丈在詩則當推何人盖意其必許己也岦瞋目良久曰不

知老夫死後何人擅場也石洲憮然

石洲弟韐字汝明號草樓居西湖有大业一隊遊於江上請

同遊草樓即赴手攫盤中饌給童奴曰此漢年雖少能知愛

母吾是以眷眷諸人知其諷己欲搆罪有一人曰既殺其兄

又殺其弟後人謂何乃得免著陰主簿孫忭○石洲嘗遊

湖中有人以白玉峰詩數十首示之石洲素不喜玉峯晩唐體
詆呵之其夜夢一丈夫自稱玉峯曰余詩見推於一代汝敢
訾議耶從者數十人持杖追石洲大窘夢壓傍人救覺之
蘇長公夢見杜少陵說八陣圖詩意李太白魂傳竹枝詞
於黃山谷皆書生習氣耶

○習齋權擘以其安命世尹潔同榻相得及二人以無關鍵
被禍習齋遂括囊不與人言談終日看而已崔濂崔洛
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姓名及登司馬乃知其爲
誰用是官不顯而七十四終

黃赫字晦之號獨石芝川廷彧子以承旨壬辰與父同被擄

還是獄考死後孫璿景源昇源

癸丑始錮 大妃宮門別置禁兵守之殺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安置永昌大君于江華時朴應犀誣告獄起應犀故相朴淳妾子也其徐益妾子羊甲沈銓妾子友英李濟臣妾子耕俊朴忠侃妾子致仁致義等結為友挾文藝習兵書交遊者許筠李再榮李士浩之流也戊申羊甲等疏請通仕路不見許作窟驪江為同産一室之計自稱江邊七友或稱竹林七賢又倣桃園結義號其堂曰無倫詩酒自娛又結黨為盜至是東萊銀商被殺越于鳥嶺捕廳跟捕乃應犀也李爾瞻常欲誅殺大君及聞應犀罪在當斬乃大喜往捕將韓希吉家聲折進拜希吉不敢當曰拜我何意爾瞻曰公有福相不久必立大勳可

賀也夜令人密諭應犀曰安君上變以推戴永昌又引武士表
表者以實其言則非徒免死當錄勳云云應犀一依其言指曰我
等密銀設備粮械潛通金悌男擁立大君爲主耳且引耕傭
劉表檄金慶孫傳檄其檄曰真龍未起假狐先鳴龍指永昌
狐指光海云希吉鄭沆等入啓光海親鞫羊甲等羊甲見其
母酷被刑乃大聲曰 殿下有三大惡吾等欲擧義何謂叛也
以弑父弑兄宮蒸等語大唱於前史官不忍書諸史云致仁羊甲等
誅唯致義亡命不得捕沆希吉錄勳應犀以告變出家宥癸亥
反正後誅之○日月錄曰世傳此獄非特出於沆輩徐羊甲等實挾
不羣之才嘗謂 宣廟大君只有璘最爲聖眷所加光海政亂當

圖事乃與胡商聚財事而悌男則寧無聲聞相及之跡矣及應
犀被囚羊甲等行賂宮中事將中止而應犀先悔自發羊甲被
刑與沈友英傍聞時主方訊羊甲母一日羊甲呼友英字曰我將
承服矣友英驚問則曰渠殺吾母我當殺渠母遂承服餙言
悌男同謀逆懸殿與聞之狀故國舅一門被禍終致西宮之變
而昏是自要之罪終始入於羊甲術中云○梁熙齋偏黨說曰
宣廟暴棄莞光海不當許世子時之貪權樂勢者不知寢食
之義惡其國衷遂出於無名癸丑乃以進毒之說誣捐仁穆大妃之
李爾瞻使進士李偉卿上疏曰賊議擁立之說狼藉賊口身負大逆
之名難容覆載之間周公之誅管蔡 太宗之誅芳碩皆爲宗

社之計行之不疑請斷逆㼁嚴鞫悍男以正典刑又曰母后內作
詛呪外通逆謀母道已自絕矣王子爲賊所推戴凶謀敗露同
氣之情亦自絕矣云云答曰不穀險釁寡遭此罔極之變不忍加
法云云掌令鄭造尹訒等啓曰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廷之跡
顯出賊招則得罪宗社而母后之道絕矣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宗
社顯有當絕之惡爲臣子者其將以國母待之乎答曰何爲出此
言也得罪臣民致有此變無擧爲是有靦面目云云 靑野漫
輯曰時永昌年纔七歲矣爾瞻等逢迎光海必欲殺永昌爲己功
指爲禍本嗾三司交章請殺㼁且言三公宜庭請大憲宋諄
大諫李冲揚言大臣不卽伏閤爲非白沙出外漢陰亦隨而退問

曰子將何如白沙曰吾意在戊申議矣漢陰曰然則死乎白沙曰禮內
亂不與焉何必爲永昌死也若令出置闕外則吾當屈意從之
漢陰曰吾意也明日伏閤請出爾瞻抗言曰朝議方欲置辟而只請
出置非所以安宗社意也翌日爾瞻稱疾不來漢陰笑曰人各有
見任自爲之獄事日急外將言將廢母后尹訒鄭造首發論曰
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廷之跡顯出賊口得罪宗社顯有當出之
義白沙謂漢陰曰吾得死所矣爲永昌死則傷勇爲母后不死
則傷義翌日構啓草示漢陰漢陰書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劾白
沙 李偉卿疏下李尚恒蔡謙吉尹伸崔護韓瞦申洎李衍李銈李
曰馨禹必舜辛㬾成夏衍李生寅南省黃德符徐國禎安璡曾

韓昭韓昄禹以甸韓儆一趙齊仁等也齊仁即自明疏被欺誤参
請削其名云禁錮反正後録用掌令鄭造以記附韓御獻納柳
活正言朴致道等其造記同○大憲崔有源大諫李志完執義金止
男持平丁好寛啓 悌男凶謀莫不痛骨請以逆法處議者爲宗
社計也至於慈殿豈人臣所敢議乎云初有源来見白沙白沙曰萬
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李敬白沙乃定議與金止男李志完貳於
造記初志完構三疏一從造記一如有源議欲臨機者就也止男
姈婀而已有源之論頗張志完從之弘文館劄請逆造記出大憲
大諫時副學李惺典翰丁好善應教韓纘男吳靖校理朴昆
吉權盺修撰李敏求鄭廣敬也

傳曰逆魁金悌男賜死禮曹當告訃於 大妃判書李廷龜呈病不出
參議柳潚以爲死於王法不當於告訃參判吳百齡以爲不可不告訃往見
漢陰曰宜即告訃時議力沮極手安漢陰執手流涕曰君言是也以議大
臣之意速爲入啓漢陰獻議曰悌男雖得罪而慈殿唯當自盡己有
事告訃追喪服進素膳一番問安似合變禮蓋春秋子無讎母之義
先儒定論子無絕母之道今日所處不出於此云云傳曰喪服從有降等
節目矣末端云云似是贅語予甚驚怪
○金悌男領相銓之曾孫 宣廟之舅男封延興府院君癸丑賜死丙辰
追刑孥籍癸丑反正復官○延興被誣逮繫廷平移書漢陰曰禍
及國舅若慈殿何不救延興死則雖欲過府論無及矣漢陰答以

事勢不便延平又害之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勢不便漢陰嘆息而終不能從○丙辰戮屍無敢收者徐都尉景霄以姻家之誼指揮二三親戚收屍斂棺權厝其時郡守朱進士珪童子瑄皆就拿其餘誅殺盈門外哭聲徹天 延興夫人在濟州賣酒資生島民爭來沽飲曰大妃母酒美聞者悲之過海八年望絕生還一日有雀飛到簷前查查不已如報喜狀蓋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俄傳承旨奉 大妃徽音爲迎夫人來泊朝天館船人言船發海南時有鵲飛坐檣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不知去處始知先使者報喜也夫人三子皆死孫天錫變姓名混入緇徒至是上謁夫人相持痛哭後蔭仕至倉守初延興子婦鄭氏

獨與三孤免終無得全理一日宣言其子天錫暴死乃發哀棺斂送
葬先山而天錫變形竄匿乃延興夫人配濟州時牧使梁護虐使之
所寓家主金良使其妻過半代行癸亥反正金良特除僉使護則
就所在梟示人皆快之○荷潭錄曰金判書尚憲子光燦娶延興
子瑹女延興賜死瑹考死金上書請離婚禮判角瞻以爲法不當
離光海命從自願離之權判書昣孫蹐娶元宗慶女宗慶逆亂
被誅權疏請離婚禮判李月沙寢其忠請從之尋可觀世變矣
三司百僚連請殺㼁逐日不已李德馨李恒福李元翼沈喜壽
連請全恩光海命安置大君于江華時大君年八歲挽 大妃裙
帶曰兒依殿下抱下可以生矣相持不解光海使健婦十輩入宮跌大

妃奪去 大妃跣足下堂追之不及仆地氣絶移時大君呼哭之聲慘
不忍見（聲當作狀）時拿出之宮人被髮哭辭而去一出宮門無有還者每
如是宮中鼎沸莫保朝夕 大妃左右殆無侍衛之人大君雖幼嘿
察而知之不離 大妃膝下故光海遂生刼奪之計是年五月永昌自
譫語曰九天有命届七月朔問侍人此去二十一日當消幾晝夜予人莫
測其故及還江華之日乃七月二十一日也天其告兆矣
○儒生趙慶基等疏曰慈殿非議之慈殿也乃殿下之慈殿則
不可以議之故而輕議也不斬偉卿造謗三賊則三綱淪九法斁
矣疏下李元忠盧元範具枋沈之漢等九人也趙慶基又通文
太學曰鄭造等倡和悖論動搖慈殿此綱常之大賊也云云館

學通文八方儒御疏下二十人削籍仍上疏請罪疏頭則李安真掌
議則鄭復亨權淪也檢閱嚴惺世承文博士尹烇正字韓濩
學諭羅茂春校書正字金相潤一會停舉李儒卿等二十人罰
名動搖國母罪犯綱常副應教韓纘男校理李昌學疏曰臣子
暿瞰昅尚恒等叅於儒卿討逆之疏而儒生李安真等削籍令
著嚴惺又停舉子既得罪父何敢從仕云云嚴惺方入侍進啓儒
卿凶悖之狀李相德蔡膺沈相喜壽退謂嚴曰天顏有不豫色
爲君危之嚴答曰憤慨不平禍福不暇念矣備忘記嚴惺削出牌
招四館李儒卿即爲解停李安真權淪鄭復亨等三人禁錮
終身○嚴惺字敬夫號桐江以翰林絶島圍籬及己復官○沈

喜壽見被譴錄有感詩曰癸丑年間事追思倍悵傷分明太史錄
千秋樹綱常○生員鄭昌吉上疏曰無賴人趙慶基紹述永慶
救護悌男忠義憤激如儁卿造謡者乃殿下之臣子也彼攻偉卿
造謡者則 大妃與㼁之臣子也以 大妃與㼁之臣子攻殿下討逆之
臣無所不用其極云云 初出置永昌于江華也論者必欲置之法
領相李德馨劄曰㼁未離襁褓已爲禍本年未滿而不得刑法者
王者之所守又曰逆瑋之變幸賴殿下曲全嚴萬之來快得卞釋
令又廣寧委官朝暮若出意外訛傳亦所深念云云副學李
惺進教李濵韓纘男校理朴昌吉李昌亭等劄論德馨身爲
首相不肯討賊張皇邪說脅制君父熒惑一世請按律命削職

漢陰退歸龍津別墅睹顧國事飮泣却食遂以是年七月初九日不起

李德馨字明甫號漢陰遁村之後克堪之五世孫也官領相謚文忠

○公十一歲吐辭驚人十二天成十四楊蓬萊唱酬數十篇曰君我師也

二十登科三十一典文衡三十八入閣四十三卒○宣廟壬午黃王二詔使

遊漢江曰朝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公辭以禮無私覿之贈以一

律有小序畧曰聞風度氣像遠趁凡類未獲相接贈此調神交

○公少時應製輒居首常命廷試同選爭進者曰明日李某又

占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赴少與白沙齊名有一宰夜訪太學士

栗谷曰兩李有人望未知意向不敢輕薦栗谷曰貴得人才何

論意向是年公入玉堂乙未李夢鶴餘黨以公勳名盛大籍

以爲言公席藁待命四十日不許復拜兵判壬辰命策勳公
辭甚力大臣柳永慶内甚忌之指其劄曰此皆宗錄漢老辭勳
宜矣○壬辰公與白沙力請乞援天朝乃遣公赴遼上書泣
訴都按察見其辭語慷慨未及上奏便宜遣祖承訓等
遂發大兵戊戌公儐接楊按察鎬鎬深加器重曰李某雖
在中朝當端委廟堂 上聞即登庸劉提督綎顧得文
武備具者 上命公從征劉喜得李公吾事濟矣綎性狡悍
戰喜功咨諭(當作誘)行長使追去因以爲己功公得其狀急通
李舜臣邀擊破之綎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矣
己亥洪汝淳以此事劾公公乞解職 上答曰卿之心事如

青天白日劉氏之子為能害子國由于人哉○光海戊申臨海獄公
主全恩之議被斥癸丑永昌獄起公進白沙主全恩白沙先被劾公悵悵
無所聊每歸私第仰屋却食唯啜冷酒而已歎極論時事恐禍延老父
常朝夜掬淚父曰死生休戚與國同之何為有懷含忍孤負平生公於
是拜哭永訣上劄言主司請按律光海命削出公歸根龍津飲泣
却食未旬日病卒白沙作輓曰淪落雲山舌自捫自君長逝暗清魂
哀辭不敢分明語薄俗窺人喜造言蓋記造言指造記也初公歸到
江頭有大虎俯伏馬前先導而行至家乃去○又有異人候於江頭贈一
律其首及第三聯不記而家在廣陵江水西黃花艶艶節何晚落葉
蕭蕭風更悽窓前杜宇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棲又曰當其亡日

神人將轎迎候之又臨没異雲散空奇眩人眼此皆未必盡然而一時
之人悼惜至有此等語甪
○郭再祐鄭逑疏救永昌 再祐疏曰大君何罪八歲之兒必不知逆
謀之為何事而無一毫可殺之罪大君之誅 逑殺必不能止亦不能匹而自決則
殿下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 鄭逑疏曰昔周景王有賊臣儋括造亂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即景王之弟宗不知擔括之欲立己也劉毅五
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書法如是佞夫之
死初不出於景王特不之禁也然而左氏曰罪在天王也穀梁曰甚
之也杜預曰骨肉相殘也其為景王累何如哉今日之事偶然彷彿
群論不已又有甚於景王之不禁也其言若行則殿下何以有辭於

請春秋義字疏入不報

鄭逑字道可號寒岡柏谷崑壽弟寒暄堂外曾孫也退溪門人始學于南溟以薦直叙六品內外職皆不就官至大憲光海十二年卒年七十八前年伽倻崩卒之日四上木稼云 贈吏判加 贈領相謚文穆嘗倅昌寧州人立生祠又配高陽文峯書院又從祀星州川谷東岡書院○公初執贄於吳德溪健受易乾坤二卦以類而通無異夙慣遂棄舉業尋退溪南溟大谷三先生問業○壬辰西狩至平壤公時為通川遣使進物膳河綾君鎰死於窮山公設機捕賊尋屍手自歛之事聞陞通政江陵府使甲午以承旨赴召 上講易問程傳本意何先對曰占候未也程傳為先○光海戊申公以大憲疏救臨海曰罪不必盡孥戮

法不必盡施光武之反側自安而文帝之尺布不復謠於今日矣時人目以
護逆累辭乞罷癸丑獄辭連永昌公疏引景王倭夫言之公子禕在都
下恐獲罪止之公更爲封事並前疏進之戊午廢議起公復草疏聞光
海有鄭某首倡全恩掠美名之言不果上其擬疏曰內主呪詛外應逆謀
母子之恩絶矣然而其天無窮(當作極)之論橫截萬古廢之一字不合萌
於心云云魯西集曰寒岡之言論不中如丁巳擬疏至取仁弘之言皆用
爲青野漫輯曰寒岡之疏有若眞有其事直謂母子之恩絶矣宜
其取譏於持清議者也魯西集又曰寒岡所論與張旅軒無異其
祭朴惺文與旅軒賁惺同爲鄭張諸公猶不能自拔於引弘之科
臼如完平漢陰之溺於山海戊龍無怪也且其祭鶴峯文曰奉使異域

大節猶彰誠一受倭書來倡言賊兵來意而反稱美之如此可見其冤

之訛矣

鄭仁弘爲右相劄陳先除遺教七臣以折永昌羽翼○初應犀招

內鍾城判官鄭浹交結云云浹不忍杖又爲爾瞻所誘誣引諸賢

李廷龜金尚容沈光世趙緯韓趙希逸崔起南黃愼等諸人皆

納供自明光逸引月沙等于殿前曰卿等豈有虛逆之理旣出賊招

不得不問云云○初 王大妃下賓廳遺書爾瞻謂 大妃使內侍

閔希騫僞造云云遺教七臣皆拿鞫希騫招矣身雖曰善書

先王筆蹟胥壞不得豈敢爲如此極惡事云云遺教臣韓應寅

申欽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及鄭浹所引金尚容金光

煜黃愼等皆納供當漢陰爲領相白沙爲左相日侍鞫與守
正平反橫罹者得釋云時黃愼招曰與㥏男不過從兄相知渠
方得勢時矣身尙不攀附渠之失勢更爲從遊千万無理云云
李廷龜招曰㥏男締結權門流霞亭材木撤移推還矣身駭
憤常曰不自謹愼乃至於此其見敗不待智者知云云申欽招
曰㥏男所爲心常憤惋欲占民結爲己拉多至數百結矣身
揮斥不許仍至嫌隙云云○靑野漫輯曰廷龜之不謹愼固爲
士林所斥而今方爲几上肉禍色延及長秋雖不能出力相救
豈忍脫己禍而爲之下石乎月沙象村皆不免此毅然不動
只白其事實而已其惟黃秋浦乎非獨肝膽爲鐵石亦有義

理爲之主也賢於諸公遠矣金壽岡招曰歸南之心路人所知朴東亮招曰僕男爲國舅之後自甚疎遠丁未十月 先王大漸矣身三寸潘城家婢侍 懿仁王后庚子後歸在大君房一日來言于矣身四寸東彦妻曰 先王之病祟在 懿仁妖巫往裕陵大作呪詛事云云此事干涉於不敢言之地故隱默度日云云且曰所謂遺教果然分明豈可謄書小紙暗然傳于乎當此危疑何以知其眞假乎云云領府奇自獻啓東亮所供裕陵事尤爲的實云云戊午廢論皆以裕陵事爲主靑野漫輯曰裕陵之變雖曰的然此何等時而發此論說耶南溪集曰縷縷發明終爲苟且其招又以遺教隱然歸之僞造之科是可萌諸心發諸口

爲媚悅免禍之計耶○後丙辰黃愼徐渻韓浚謙申欽等
皆竄從仁弘之策也
○韓浚謙字益之號柳川文靖公継禧後孫久菴百謙弟 宣
廟科 仁祖國舅西平府院君 仁祖丁卯卒年七十一諡文翼
宣廟己卯生員壯元丙戌登第入玉堂鵝溪稱曰他日文衡
必此人乙未西崖以體相辟爲從事丁酉爲承旨請依天朝設
擺撥癸卯公爲禮參漢陰爲副元帥巡嶺南稱善元帥國朝一人公
素惡鄭仁弘過鄉邸不入仁弘使文弘道搆罷光海辛亥公爲
北伯以風化自任一變文教○癸丑仁弘請除公析永昌羽翼至
丙辰被竄辛酉遼廣已陷中外洶洶以爲非韓某不可爲元

帥遂自謫所叙拜僉都元帥開府中和癸亥反正朝議以國舅不
宜居外名還公以椒親不當與軍國事累疏乞解公有四婿李
正約淵呂叅判爾徵鄭玄谷百昌次綾陽君 仁祖潜邸也公
嘗各為別名戲之李稱牢之言肥鈍也呂稱宮之言其姓也鄭
稱蜜之言其輕躁也綾陽稱龍之言氣像非凡也鄭嘗嫌比
於蚤之及公被竄公旨聘翁今作竄之蓋以竄譏之公大噱
○徐渻字玄紀號藥峯涵齋澥子 宣廟丙戌科判中樞辛
未卒年七十四謚忠肅○公才兼文武有萬夫不奪之氣壬辰
亂從臨津為號召使黃廷彧從事至北道黃與兩王子陷
虜公以計得脫起兵援評事鄭文孚破賊讓功不居甲午以

御史巡三南陳戰守計擢嶺伯光海癸丑以仁弘疏折永昌羽
翼竄鼠之在謫十一年癸亥反正起拜刑判○子景雨景霱
○申欽字敬叔号象村又号玄軒又号放翁李清江濟臣婿
宣廟丙戌科官領相　仁祖戊辰卒年六十三謚文貞○辛丑
朴惺疏詆牛栗兩司避嫌公以副學與校理崔尚重洪遵請
出兩司公宋琪壽外孫應溉甥也應溉以辨栗谷文示公公曰
栗谷負山林重望攻之不可如是應溉默然或云公看育於外家
宋愛之及論栗谷袖啓草使公讀之公大驚曰叔胡爲作
此事公本西人宋以養於己家當爲東論及聞此言大怒以
所着靴尖踢公公氣絕移時甦一生胷痛云○宣廟命弘

文館謄書古經周易公以副學陳天行健之方又命春秋
三傳合成一編又啓復讐之義時陞嘉善○丙子拜禮判有
人疏請追崇大院君俾相歆媢 上使探公意公正色曰此有
先儒定論豈有他意讒譖作聞者色沮○光海癸丑與於七臣
之列就理得釋故金甫堂下以坎止名窩丙辰以寵春川名
其寓曰旅菴辛酉始還○癸亥昇平諸公謀擧義洪鶴谷
瑞鳳以詩與公曰前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吾人睡足處夢鳴
亦風波公知其意而不敢應反正後拜吏判再入閣啓論
治道陳四箴丙寅以命官掌試子翊全擇晃俱中苐大憲
鄭經世啓人言籍籍請罷榜公啓免相

黃愼字思叔號秋浦莊武公衡曾孫大受子牛溪門人與吳
楸灘稱爲成門兩生○宣廟戊子科壯元官判書光海丁巳
卒于謫所諡文敏○己丑公以正言論劾李山海李陽元擬鄭
賊汝立於金堤黃都堂望補高山辛卯士禍被謫退居鄕庄後
又居謫五年不出戶以書籍自娛○癸巳宋經畧應昌令選文
學士講論公與月沙同進選論大學製講語數十篇經畧
製序文曰端敏誠愨之士○乙未公隨沈惟敬往倭營接待天使
酬應倭酋動中機宜莫不嘆服丙申隨楊方亨沈惟敬越
海遇風舟幾覆公作文誓海神曰豹虎叢中旣持二年之節蛟
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躬是甘稽首自誓某遭時板蕩許

國驅馳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
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千年王
夫正在今日得力願王事之靡盬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遙指日
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避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裨伏願 聖
靈監此悃愊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怠神其殛之若
畢風定比至關白待甚薄事將叵測兩使問計公曰出疆已定
三計若和事順成隨天使往返若不成則任留雖十年亦所甘若
大加暴怒雖殺戮亦所不辭諸倭來言關白將殺爾輩一行倉
黃公獨執膳不起衆議乃定旣還道陞嘉善後倭人逢我人必
問公安否稱頌不已○辛丑公爲大憲以牛溪門人被仁弘門客

文景虎疏斥削職○光海戊申臨海獄起公謂李相元翼曰初政如此不出十年必有士林禍吾儕不如早死相對慨歎癸丑廢母獄公與月沙等十餘人被逮光海曰黃某於國有勳勞早在東宮時多有輔導事豈有黨賊之理兩司論執付處○初爾瞻學於原川公原川即公外舅也與之相從見其心術不復往還爾瞻亟來見之諂笑溫言欲結歡公一不往見人皆危之及癸丑獄爾瞻遣所親怵以禍福公終不應曰我置死生於度外矣子弟泣請往見公曰死生在天吾家子弟豈可往奸門乎○申公翊亮曰癸丑禍作死生迫頭雖以叔父雅量不無少變唯秋浦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眞鍊石肝腸○象村常言吾儕朋遊唯白沙

秋浦風致不可及白沙人傑風流如晋時人思介政事無出秋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必在吾前又有可觀○在謫卒無論彼此皆曰正人亡矣平日攻之者幷曰黃公吾曾論劾他日得罪士林何擧頭云○子一皓芝所

○韓應寅字春卿號百拙齋又柳村右相謚忠靖

○許筬號岳麓暐子吏判反正後追削

○許頊號負暄堂忠貞公琛孫官左相　宣廟疾殯留柳永慶將行禱山川頊曰有世子在大臣不可主此事以故永慶敗而頊得免禍退居西湖辭連辛景禧獄付処卒反正後復官

○朴東亮字子龍號梧窓拙軒應福子冶川紹孫南郭東說

第 宣廟朝奉贊錦溪君 仁祖乙亥卒年六十七 宣廟壬
辰兼維六書通符春秋漢學教授扈駕從龍灣上素
多妓樂時從官客居經年多遊狎公及白沙同舍李睟光海
癸丑獄公供裕陵呪詛事故甭瞻所製頒教文有曰朴東
亮兄弟共證裕陵詛呪之由金高島父子亦言路人所知
云云蓋金供亦有曰悌男之心路人所知故也反正後公供金以此俱
竄流離嶺海骨肉凋傷委命理遣不作嚬蹙悲愴之
色云 冰溪曰伊時錦溪君雖有未盡而裕陵之變在人
耳目今之議者並以此為無是則甚誣矣 疎齋集曰錦溪壬
辰扈從兼六書郎明敏善辯以此受知官至一品年未四十廢

朝時供辭為罪案坐廢西終洪鶴谷挽詩搏鵬忽失扶搖勢病樹
虛經爛熳春世以為名句 著寄齋雜記 子瀰號汾西錦陽尉
漪子世采號玄石 活塘東賢冶川孫也官司諫嘗入謁聖科製甚
佳時刻已過別監推來請袖去直投某台公前笑曰我為此事早已登
第矣遂折帖而出曾孫泰定○西浦東善活塘弟也資參諡正憲
子姪
○金尚寯字汝秀號休菴仙源同庚從弟同占壬午進士同捷庚寅
文科由翰苑參判廢母時庭請收議並不參癸丑詔告獄供其子被
逮得釋反正後坐前事謫吉州 贈贊成 公孜孜進學遊黌宮時
試輒屈其青遇斐然有聲譽弱冠發解第二業谷主文衡亟稱其

才由是名稱士友 壬辰亂沈相守慶建議討倭公爲從事贊
劃甚多又被麻提督儐使島山之役常在軍中提督甚敬重
之 倭寇再逞朝廷將復請天兵事機甚急人多憚行公以史
官方珥筆記註自請充下价 上即許之褒子甚美竟以史官
不備不果 授四道調度使出入關嶺得粟累萬石軍食足而
民無病焉 出神道碑白沙李明漢撰 ○從弟清陰公撰行狀曰癸丑獄起一
時名流少獲免者先生居憂病重與其子被逮方困着不言
省而光海親加嚴問先生對簿語不能無少失次是日觀先生
之事者皆知其疾病迷亂誤聞者反摘訾先生先生默默不自
雪也唯作詩以遣志戊午奸臣脅百僚請廢母后先生不詣

光海問金某曷不爲參或以禍福恐愒先生不聽又命庭試令病者在家獻議先生終不與議後詣使至充接慰使光海怒曰不庭造者可使償乎府棄十一年反正後追啓己事坐謫吉州乙亥蒙赦入都先生負用世之具而卒困謗議高明君子所必寧以是請銘云云○子光煜判書孫壽翼府尹丙子斥和婿秋峯尹履之判書

金光煜字晦而號竹所進士一等同年文科參贊提學屢擬文衡入耆社歷事三朝終始一節諡文貞貳相李直彥婿○仁弘誣毁晦退兩賢公以憤慨獨啓至老而不死曰賊等之語斥之

金忭姿臺○應犀獄與先府君被逮光海見其狀而即釋之

廢母之論大倡終始不叅削奪官爵仍致麻錮公貫田高陽
湖上讀書吟詠家雖屢空處之晏如也甯瞻大起江亭於公
所居不遠處亟來見公托以出他終不見之朴昂吉少有相識不忘
舊情以詩探公意公和其詩曰殘花失色雖沾雨枯木無心豈
復春朴知公所操不變因不相問○癸酉爲兩西管餉使毛將
在椵島求索無厭貽弊本國無所不至公舉理防塞科外徵
責之事一不施之華人每嘖舌而退曰金餉使何時遞歟果
難翁也云不敢爲恐喝之計○任羅州判小學及栗谷擊蒙
要訣印布士民勸課學業羅人至今稱之○臨終吟一絶曰無
才無德位因尊一髮無非聖主恩國恩未報身將死永作重

泉不瞑魂有自述銘（出墓誌壹任 金壽興撰）
甲寅春江華府使鄭沆殺永昌大君時沆承爾瞻旨鎖之密
室燒其炕令熱悶而死云沆曾已言臨海至是進別將李廷彪
又言永昌永昌臨死呼曰軍士爺領活之〻先是南師古曰癸丑歲
星落沆海王子亡島至是驗鄭蘊上疏曰殿下不幸值人倫之變
未免假手於鹿悍武夫臣以爲不斬鄭沆恐殿下無面目入 先
王廟庭也臣之私憂又有甚於此者 大妃雖或不慈殿下安得
以不盡孝於大妃也況㼢已死矣復何嫌間之有哉鄭造尹訒
丁好寬等首發廢妃殺弟之議殿下欲全母子之恩亟取三
人投諸四裔云云三司論以絶島安置光海姑從其罰輕請責

三司拿鞫至秋再鞫李元翼鄭逑之啓伸救大静安置焚其疏
於闕下進士邢孝甲疏請殺鄭蘊孝甲嘗學於蘊云○鄭仁
弘劄曰舉春秋先治黨與之法則雖弱之議特一拳中一豶豕
也至於遺教七臣之說臣不能無惑誠敬遺命則明正發命當
如青天白日豈有間然一小紙獨付戚里之流乎又引呂后黜廟
故事也　慈殿於哀姜文姜而伸造認等之論光海答曰忠言
極論愈往愈稟心欵體愈但恐薄劣無以當之云云爾瞻輩
以仁弘之說爲飾聲勢益熾又使李瀡上疏追戮悌男以爲廢黜
計乙卯光海移御昌德宮改舊爲行宮曰慶運設分司防守即
大妃宮也幼學趙稷疏曰慈殿雖曰不慈於殿下殿下獨不能以

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數慈殿者一則曰母道已絕二則
曰顯有當絕之惡夫對人子言其父母之過雖閭巷小民有所不敢
為乃肆然言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待閭巷小民者待吾君不敬
莫大是直伏不敬之罪而罪不加身爵帶華貫此臣民之駭目崩心
者也又曰西宮各處定者亦闕嗚呼 大妃乃殿下之慈母也寢處
舊宮與鬼為鄰 先王之以 大妃托殿下者乃不敬如是也云云
疏以二十四日入先海啓不下批晦日傳曰自祖宗朝慈殿無處別
宮之時非一宮中無鬼邪之變甬所云云其直對公立政院庭下
奮筆書對曰各處別宮臣何知 祖宗舊例乎兒童走卒皆以
為聖上移御以避鬼神而 大妃獨不避臣只欲納吾君於無過

之地而已傳曰更問以對公又啓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定省之
闕亦有舊例乎鬼邪之變則大砲三十柄連夜放火此何事也
時光海使大砲三十名連三日放砲於大內故也再問之曰觀者如
堵至定省曠亦有例之語有一宦在傍咄嗟曰此人必死奈
何承旨李春元顏色慘然以筆擊案而已大憲李覺大
諫柳寅吉請看鞫委官奇自獻判禁朴承宗推諉不開坐
越四年戊午始鞫仍繫囚明年己未栫棘南海始公抱疏詣
闕有一吏竊見驚曰此疏一入年少就死不其哀乎其諸吏
引入歇廳時當盛暑或進氷醬或搖扇皆環坐嗟嘆淚
時年二十八及就獄金吾卒相約曰若取一芥於趙公則爲無毋

之人受刑時執杖者滂淚如流出則裂衣裏創左右無不揮淚初
漢豊公往海西歸路逢自京來者問都下有何事答曰士人趙某抗
疏人皆危之漢豊曰是吾兒也其人卽下馬拜曰有子如此敢一不
敬乎云云癸亥反正首拜佐郎 大妃嘗簾引見賜酒給藥
完平李元翼自壬子闔門不出至是年上劄曰今者流聞將
延及於 大妃臣不覺驚心墮膽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
之間倫紀至重聖明之世安有此事云云答曰不穀之尊奉百僚之
朝謁無異前日卿從何處聞此謊說宜直陳遣史官問啓啓曰自
昨年臺論之發國人疑之近以發論人布置臺閣又將有須敎
之擧云臣之大疑以此也三問三啓答曰知道大諫柳潚大匡來

請執義朴梓司諫宋克認掌令崔應虛持平鄭遵獻納曹挺
立等請竄元翼而謂以南以恭言於元翼使之上劄請并竄竄
元翼洪州以恭松禾儒生洪茂績等三十五人鄭澤雷等四十人
金孝誠等七人上疏頌元翼請誅造認茂績等並被竄海島
李元翼字公勵秀泉副正嵐之曾孫咸川君之子也號梧里
領相完平府院君 仁祖甲戌卒年八十三謚文忠配享 仁祖廟
庭公三歲求乳母夫人有事不即乳公捽夫人數莖髮夫人痛遽
下淚公怛然傷心自是見夫人髮輒揮手而啼不敢近十八中司
馬二十三登第杜門獨坐埃塵滿室柳西崖見之嘆其性淡如
也公自少不喜交遊釋褐愈益韜晦人稱之為處子正字竹

窓間話曰此間有絶等豪傑幸一奇觀仍指徐公益與李相元翼
同榜李鵝溪往見徐公徐公謂曰此間有絶等豪傑幸一奇觀仍指
出李曰此物也李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服鵝溪素有識
鑑一見知為國器傾許頗深徐公並與鵝溪而嘲侮之後徐
低佪外郡李為吏判朝夕將入相徐嘆曰坐埃中識人難矣 公
為黃海都事老營吏相謂曰吾閱官多矣他日國家遠器必
此官也栗谷為監司悉擧訴牒之難斷者委之人無再訴栗谷
還朝推奬不已壬午王黃二詔使來以承旨迎慰二使曰此人擧
止端雅當作少年宰相丙戌為安州牧使民不植桑謂非土
宜公遍令播桑椹自是始業蠶績名曰李公桑壬辰為觀察使

公謂七路凡鮮本道爲乾淨爲中興基倉卒所處皆中機宜公
開府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成川觀守宏侈自擇朴衙下室居之
積馬芻於降仙樓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乙未進拜右相壬寅
公退處東湖病重　上招卜者於卧內問公修短且撤御室氈幕
賜之光海戊申公爲領相建宣惠法畿甸一結出米十六斗
以雁貢物役民甚便之公入對極言君德顛沛累百言隨淚下光海大
怒遽起入內謂左右曰人言李元翼日喫黍粥一匙此妄也其惟毒
不減今日喫他罵辱且言皆不詳汝輩早晏死於他手裏也公
自壬子闔門不出至三府議發乃上劄略曰臣忠不及於鄭蘊死未
先於德馨云命付處洪州不受親知賂遺毋尺自織藁席以自

遣時楊經理鎬在遼東見我國
而爾國不用必小人當國也 仁祖反正復拜領相論光海時奸
凶必曰苟非所犯之大不可並加貶斥且希奮承宗不可籍沒時
大妃欲殺光海公涕泣曰光海自絕于天雖在當廢老臣嘗所
臣事非所忍聞云云廢世子祬賜自盡公與李公後李公煌
以爲不可臺諫將攻之趙浦渚力言不可遂得已公乞致仕
不許賜几杖設宴于家命有司起茅于梧里賜素衾素褥曰
令以此賜以成卿之美公在相位前後四十年退居衿川賜月
俸朔饌歲時米肉平壤人立生祠 魯西集曰完平偏論
已甚始與朴謹元洪汝淳同事又請李潑白惟讓等伸雪

梧里遺事曰公所與友者二人姜承旨緒趙引儀忠男也趙托風啞隱於世與人絶言語以嚬笑示人而已方朋黨始趙所嚬者二一皆敗所笑者皆以令名終焉姜嘗謂公曰當作壽考宰相逢亂世揮涕泣而當之公知遇 宣廟受任於多難之日勞心四十年當光海擯逐十年及事 仁祖多難初定致仕八年八十八年卒其言皆驗 疎齋集曰先生考按湖南謁公於衿川公曰吾平生夢多驗曾夢吾死而公爲全羅監司來治吾喪今爲此官吾其死矣居無何完平卒

洪茂績字勉叔號白石反正拜縣監持平甲戌論元宗追崇之非丙子諫殺姜嬪被竄乙丑論自點自點誅起拜工判八

十卒

是年錮綾昌君于喬桐逼殺之時益山人進士蘇鳴國好惡無忌密
結爾瞻與許筠申景禧同事而鳴國心知爾瞻與筠景禧陽合陰
忌有先圖景禧之意乃上疏曰景禧言塞門洞宮有王氣信城君
夫人女中男子其族又有名武二三人云云塞門洞宮即 元宗潛邸
信城夫人即申景禧從妹也綾昌乃 元宗第三子也綾昌及景
禧掌令尹趌正言楊時晋並被逮卒無驗景禧欲求生於死中
自獄中上變言尹珙尹璛等與仁城君珙有陰謀云云盖仁城
王子中有令名光海所忌而其夫人珙璛之從妹也皆鞫亦無事
案辭連人鄭經世李潩得釋景禧趌杖死時晋杖流死綾

昌園置喬桐只令主人高壽生伴在園中自外常以石灰水炊飯而入壽生輒分渠飯以進一日有人入来閉門窓積薪燒坑綾昌手書一札告訣父母付壽生而自經年十七也壽生埋其札癸亥反正後上之　上特免賤優賞時綾昌栲訊備慘

仁祖在綾陽邸欲圖其生無所不至希奮妾索賂　仁祖傾家以遺未充慾柳嘗赴其妹夫趙國弼江亭宴　仁祖踵往求見柳辭以醉不肯見趙曰王孫為活其弟辛勤来訪十里之地其情慽矣何以不見柳終不聽趙自出迎曰文昌中酒不省仍以杯盤進之綾昌竟死定遠悲痛繼逝　仁祖痛隕如不欲生反正柳竟不免大辟趙只遠竄仁祖手絜　宣

廟御筆屛及他玩好物親詣韓纘男泣請貸死纘男受之
終不接待癸亥初即搜還其屛覧之痛泣終日云綾昌美風
彩而枉死人以方漢光武之兄伯昇國人憐之謠曰海之沱沙湫
涌年々春漠々草萋々王孫一去不復歸 仁祖廷封大君
孝宗朝以綾平君爲後光海惡塞門洞王氣之說撤其家
作新闕號慶德宮後仁祖廷祟 元宗其塞門王氣之說眞
奇讖也
生員李慶林進士閔澈等疏請嚴鞫景禧獄生員李顯門疏請
臣入太學以討逆之意發於食堂則渠輩大言曰汝柰鄭澤
雷凶疏汝是護逆之人何發討逆之論乎云云生員許從善疏

曰柳昌吉邢孝甲等方議討逆許國等大言曰汝等能討逆
子昌吉曰永慶悌男我等討之蘊元巽茂績澤雷孝誠
賊璞等我等討之前後討逆非吾等事子顯門曰先除景
禧黨然後可議討逆昌吉曰汝等澤雷凶蹤餘孽安可討
逆子顯門大倡曰汝等負主上廢 大妃失人心吾等救一
大妃收人心何者為逆子在座七十餘人咸憤乃削顯門等
六人云時鄭仁弘以左相上奏曰誅顯門等然後亂逆息矣
丙辰主建仁慶宮於仁王山下術者言有王氣創是宮壓之
○是年鉤甬瞻等誘海州人謀起獄仍請鞫海州牧使崔沂死
杖下時甬瞻與承宗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配海西

黃愼亦謫鄭邑甫瞻與鎬謀起大獄奪柳朴之權誘海州朴姓人密
授三封事一番名流盡入其中指爲亂使上變其人還家其父兄知其
事告牧使崔沂沂焚其書其父兄潛殺其人甫瞻遣宣傳俞世曾
托以烽燧摘奸跡其事又脅監司尹調元上聞而仍請鞫沂鎬貽書
沂壻柳燦曰若言黃南在其書則免矣沂曰殺無辜以及母后有死
而已沂嘗言韓纘男爲不吉人纘男與鄭造南瑾力主獄沂竟
殞命其八月追發藁葬論以大逆復戮其子有石等李延年貴張
玉珹晚及金昌一以沂來時就見皆付處沂字淸源號雙柏堂又西
村癸亥伸○記聞曰纘男有仇在海州送俞世曾于海牧崔沂脅
使陷仇于逆科沂不從纘男上變以沂爲謀主拿鞫死云○癸亥反

正雪沂冤贈職青野輯曰世傳沂追刑日雷雨震希光轉入纘男家擊其騎馬而纘男一子被馬蹄死人皆言天道難知不震纘男蓋天意埶絷纘男於人盖幾八歲而生凌遲則天道果不僭矣

纘男晞為吏郎有一微官言吾隣有妓甚美如欲眄則當掃邀之瞎首肯為期至其家其妓偶出他其人焦燥語其妻曰我若失信官路休矣君可替寢昏夜復誰知之再三懇請其妻終不聽其人遂擁而納之其妻發聲以拒晞歸語於人其人府棄云

纘男懷德人也久未釋褐趍附西人終無成素善玄琴李弘老為忠監時抱琴隨行人謂進士中房及登第諂事甬瞎其類目之為新附向化閒居漫輯曰有閭巷老人嘗為纘男陪吏者言纘

男主張時論門庭如市有南人一人西人一人趍附欲藉噓吹纘男曰吾輩不幸誤入凶地譬如盲者陷厠到今雖覺非改行無以贖死故因據要地以誤生前西黨鼎中魚耳君輩初旣不染於大北之論何苦自就死終不引以為黨

丁巳筠嗾李乾元韓輔吉等直斥 大妃號為討逆自丙辰廢論大熾至是許筠使其徒金彦光授矢書於慶運宮使人發告其中斥上之語有不忍聞又為飛語曰此矢書某某人會于三清洞為之先論趙希逸竄風楚之山將起大獄領相奇自獻曰此奸人嫁禍之計也遂以匹馬直抵江陵山寺卧不起光海遣承旨李弘冑召之自獻箚箚言矢書之變自有為之者蓋指筠也筠與爾瞻合謀嘯吹無賴

具儒巾白進不道之論鎬手自製袤疏增損其文曰六七上光海猶
未央府黜之事者以相臣無可當其事者賊臣知韓孝純之可以奴
使故假議政之名孝純當死之年奴顏於角瞻之門承望風旨
人謂是夫必行大事鎬徒金闓元悅入幕謀事闓勒令部官督
發坊民上疏疏時尹惟謙金宇成李志浩鄭傳韓夫挺辭未仁
朴夢俊徐銑宣世徽李璹鄭濬等相繼上凶疏曰聞兵判柳希
奮不為肅謝於 大妃殿此乃倡義之大者也臣昌本白馬西胡擬
放榜後決不可謝恩於慶運宮伏願破大小臣慶運宮朝賀之舉
云云濬嶺人也仁弘之近屬云○青野漫輯曰時角瞻為大北
巨魁丞宗希奮僞黨也巨魁承宗非疏論而立異自錮西宮之後百

官猶不廢肅謝之禮希奮亦判始不行之廢論收議之舉起於希奮出仕五六日之後蓋亦流猶憚八字之立異而累年不發之議決於希奮之一去就痛哉

是年五月大雨雹六月北青甲山等邑白蝶自西北流入如長蛇陣連三日不止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雷震○三十日發收論時李覺爲大司憲鄭造爲副學尹訒爲大諫直發廢黜之論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惴惴無人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光海以儒疏九度議諸封下政府○領相奇自獻啓曰癸丑諸大臣啓臣亦參其中有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等語則不可前後議也又曰謹按司馬光朱熹眞德秀諸議敢此先獻云云宋永緒疏曰大

臣劉極凶且同專輒不道者所指甚秘輒者暗指於衛輒也渠
敢侵李甯瞻則是豈有爲賢臣置民且甯瞻之地欲侵許鑰則其
逃去之劉有何許人如許之辭此渠使倆今乃侵及君上豈不怪且
慘乎云云○青野漫輯曰奇自獻獻議後仍坐政府會百官收
議手竟三司論安置自獻姑坐收覽百僚議嘆曰廷臣若有數
十北輩執正論者據此直陳豈無廻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抗議
耶宗戚儀賓亦何時好矣遂有輿而出始啓配北青○尹新之
徐景霌朴瀰權大任柳頔金克鑌皆以儀賓不與朝議托嫌
發厚君備慶平君玏慶昌君珝仁城君珙興安君瑅等皆請
從廢議金瑬張晩吳翽閔聖徵金玄成金應河李曙尹履

之李明漢皆不明言李廷龜儒臣中有 賊臣引諸侯之語恭俟罪譴
不敢獻議云云金尙容惟在廟堂善處云云禮判李爾瞻大憲李覺判
尹金闓承旨韓纘男等五百四十餘人皆從廢議○府議主異人奇自
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諴金地粹金權李愼儀權士恭吳允謙王子
義昌君等也
○領府使李恒福議誰爲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
舜不幸頑父嚚母 常欲殺舜舜後升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不見
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讎母之道
況爲假也妻者是白也母誠孝之重爲有間也今當以孝治國家此言
莫爲至於絓緢之下哉爲今日之道體堯舜之道克諧以孝烝烝乂

以回怨為惡是臣之望也是時公家食東岡不預朝政者已五載矣
忽大雷撼屋公愕然曰天其戒告矣頃之樞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
奮筆書議議者髮豎或有泣下者郎吏錄公議手戰不能下筆
云○承旨鄭弘量議古者帝王遭人倫變者無如舜能盡處變之
道者亦無如舜當其嚚母煽禍萃為子職克馴致烝烝之美此
其為人倫之至也我 聖上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群臣佐下風者
不能資助聖孝齊孝帝舜而議此無前之事臣切惑焉願殿下
遠法虞舜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聖德光于萬世矣○軍器僉
正金德諴引春秋禮記伋妻白母之說草累百言及見文忠公議歎
曰吾所欲言鰲相已盡之無足更贅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

足一死矣遂獻議曰臣一片愛君之事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奉常
參奉金地粹議唯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必善處矣○清風君金
權議納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 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
之下與舜並稱是臣區區之望也○司勇李愼儀議蓋人情悅處是天理
當然人情不悅處是天理不當然也願殿下熟察焉天理快從人情
大舜乾坤復見今日矣○司果權士恭議處常易處變難古之
聖人遭人倫之變不失其爲聖人者以其處之之得其道也今日之
事務合於天地宜於人情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也同
符於古聖人處變之道不爲徑情肆意之歸矣○同知吳允謙議今
日處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願殿下

求古人能盡處變之道者而為法使聖孝益大焉○崑崙集曰光
海會百僚廷議吳兵使定邦上言臣武夫只讀史略初卷烝〻乂
不格姦一句聞者壯之○副壼啓自獻倡於前恒福應於後其無
君護黨一而二也亟命圍籬全德誠鄭弘翼絕島圍置依啓
光海教曰李慎儀等獻議與恒福自獻何異哉只抄三四人寬貰
請罪兩司可謂有權臭合啓全權李慎儀權士恭全地粹吳允
謙等並遠竄○掌令朴詠瑞正言全世濂謀避廷請被竄○
幼學崔晟泉請先斬趙慶基鄭蘊次誅全世濂○全廷亮斷何
招李爾瞻李覺許筠李慶全任就正五人以決大議云云掌議河
仁浚等八道遍通文數　大妃十罪○府論既發之後中外大震

孝純專與同討於仁弘且言詭秘指召麻前之間孝純何甫瞻意
廷請日期累進退○特除閔夢龍相領仁弘左孝純右夢龍戊午
春正月初四日酺百官奔波行路失色庭會之令初出於相臣
而右參贊柳澗自甫瞻家直抵政府吏出令孝純趍蹌而來覽
覽如老狗狀初四日地震左議政孝純率百官啓曰今此西宮畜禍
釀亂姦揚十罪曰逆議初生令永慶陳賀又教凶卜稱譽以祈大
福一也 先王違豫謀立己出締結柳賊防塞傳攝罪二也草野
大賢盡忠抗疏泣勸 先王累下嚴旨罪三也 先王昇遐詐稱
遺命托議七凶謀奪大位罪四也密引悍男留宿禁中日夜謀逆
且使尊堅敵乘釁作亂罪五也設祭宮中觸犯聖躬盲巫

詛呪狠藉宮掖罪六也壓勝先后穿掘陵寢辱先靈欲害聖躬
罪七也耕俊換徽宮墻納矢其書極憯皆自做出罪八也里門通書應
祥被捉枕中破字義一納格使訴唐官挑禍上國罪九也亭資羊中
入送倭中欲結外援又今友英潛通老酋欲假其勢圖立幼穉罪十
也武氏之罪於斯猶小趙后滅祀方此不甚唐甫數罪雖不可爲漢
家廢黜合從寬典云云矣初孝純就庭以仁弘之書爲斷案遂以
廢削爲字爲目名列卿各書可否閭賊大呼曰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從
不從者鎸所絶哩哩番頭甯瞻搆啓草引十罪直以廢黜爲言柳
希奮大言兼菴既以去朝謁罷分司爲議只可以此爲辭兩論相
爭孝純從甯瞻議以廢黜爲啓及罷雞已鳴矣先海答曰子賊命

奇險戊申癸丑之變皆出天倫今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降
割之酷一至於此寧欲脫屣人間棹臂長往蹈海而處以終餘年
宜察予悃勿復有言野史曰蹈海終年之語果驗於反正之後豈
神鑑昏濁鬼或徹之歟○是年熒惑犯太微西垣有廢母之變○
仁城君珽慶昌君珝慶平君玏率諸宗請廢答曰宗戚亦忍為
此耶答 官啓曰呼天涕泣無面可顯卿等宜勿復言自初四日至此
凡十六日也答庭請曰行凶裕陵詛呪先后謀害寡躬事係宗社去
大妃号只稱西宮減從奉去朝謁百官啓若詔命尚存冠服猶在
則豈可謂盡廢黜之典乎答曰為卿等所迫忍從掩息之論亟
停勿煩使予舉顏於天日之下庭請二十六日乃止時爾瞻等主

奏廢之議鎬閭等主真廢之論孝純夢龍等請焚誥命毁
冊寶見服絶貢獻停朝謁降為庶人別置大將領軍守
圍等十餘條議上不下盖鎬等方有加論故也青白堂書曰真奏
天朝者爾瞻主之直加廢黜者鎬主之初皆出於爾瞻而終以奏與
不奏成兩頭論盖爾瞻陰以廢說媚上外持奏廢之論則事未
易完内固寵外立威之計也鎬意於圖權欲直廢此鎬爾瞻之
同諱而異說也○西宮廢削事告廟須教○光海廢母后猶懼天
下之議鄭造弟遵時為義州尹誣稱中朝廢先帝貴妃鄭
氏殺福王事以為證光海密令節使探采状則自皇上崇奉貴妃恩
遇福王自是奏廢之西計遂沮○朴時俊疏論柳澗以為降公

主爲庶人不可不斬澗無以戢奸徒云云任被疏論鄭良胤趙挺立金昈等罪蓋廷請停後又有極地之論而欲面避故也澗除文化府使金昈除穩城判官趙挺立除北青判官鄭良胤除輸城察訪良胤昈皆丁巳基臺也一時到北青見白沙曰往年事只不思一時死耳爲惡不竟今有此行大監之門初欲裹面而直往矣更念情跡事有可愧故敢來耳悔恧之色溢於言外趙挺立乃仁弘門徒而攻白沙者也亦來拜退見公之子甚悉羞愧之意○先是公承旨曹友仁入直慶運宮作詩曰横廊寂寞鳥聲哀晴晝空庭擁草萊清切地曾司出納荒凉歲久聚塵埃蘚鸞尋舊主披簾隙蝶趁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宮漏納香銷金鴨篆灰堆

蕭條物色殊南内陟降精靈隔夜台白髮孤臣潛淚下不堪
箕草滿階栽又曰欽承無旨可能承承旨華御底處徵塋待
黃昏簾影裏但着蝙蝠撲飛蠅時白大行見此詩欽搆陷᠀不
能記其詩乃以渠意别做詩為證唯禹鄰句黜論友仁直西宮
詩南内凄凉月時有英靈泣云請拿鞫親鞫美死友仁號梅
湖反正後承旨○宋甲祚丁巳登司馬獨在西宮謝恩後學官以
獨拜慶運宮為題試士
○宋甲祚字元裕号睡翁西阜龜壽孫參奉 贈領相子尤
菴弟邦祚字永叔号習静堂昏朝直道不容 孝宗
朝文評事遇毒没

○昔鄭守夢曄與月沙同詣西宮謝西樞恩見宮門牢鎖草沒庭階二公相對泣曰不須開閉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時旱閉門故也爾瞻將啓鞫武鮮之此訣諸語也爾瞻曰飮諸亦泣耶然因是事得已○至辛酉年間宮中有禳灾蓋指西宮而累之也爾瞻與白大行等議曰西宮若在吾輩終無葬地壬戌十二月晦大珩等因儺禮將犯宮是夕 大妃夢 宣廟臨曰今夜盜來不避則死 大妃覺而泣謂一宮人宮人請代御寢臥 大妃避苑中凶徒爛入殺其宮人君臣上下皆不知慈殿之脫矣光海以爲慈殿眞死反正日先問 大妃在否云初 大妃潛瘞其宮人于後苑反正後禮葬○日月錄云或言 宣廟夢告此

變。又言朴承宗聞變馳告大槩皆出傳聞不可盡信者考
大妃所著癸丑日記諺文則可憑矣。●戊午。庭請百官凡
七百八十人。○庭請不參人。領敦寧鄭昌衍。晉原府院君柳
根。海昌君尹昉。綾海君具宬。福泉君吳百齡。松山君金渭。豐
寧君趙應祿。判中樞李廷龜。知事金尚容。申湜。知敦朴
安世。同敦金玄成。僉知吳允謙。東陽尉申翊聖。錦陽尉朴瀰。
唐原尉洪友敬。晉安尉柳頔。護軍李時彥。司直金堅來
英。耈鄭孝誠。李景稷。司果朴東善。典籍朴自凝承宗子。權
曦。正字姜碩期。護軍李時發。成晉善。尹雁三。司勇權克
正。李惛。鄭恩恕。劉挺生。鄭虎臣。鄭承緒。李祥。正郎鄭

弘佐主簿閔汝賢奉事鄭忠傳參奉柳山立安弘重衛
率柳燦郎廳鄭象祖李洪源等義昌君與宗班三十五
人并不參參判金尚寯校理金光煜並不參○時以獻議
立異者謂之右祖即奇李鄭金等先竄者也以庭請不參
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昉金尚容李時彦吳允謙宋英
耉為八奸李時發金涖李景稷朴㶊洪友敬柳頔申翊
聖鄭孝誠朴東善尹衡俊為十奸並宗室義昌君等
始啓請竄罷老宰及小官並削黜論

守正諸臣

奇自獻號晩全堂服齋遵孫判尹大恒子也官領相戊

年竄止 仁祖甲子寃死復官○宣廟朝與柳成龍爾瞻
仁弘等伸崔永慶寃論削牛溪松江官○眉叟記言奇相
國事曰 宣祖王子㼅生 上意不快於世子欲易世子私問公
公曰建立已久不可動也有大臣居公右者執 命公遂謝
病光海時復入相時事已大變矣 大妃廢時公極言因
出國門竄吉州光海賴公得立心德之雖一朝放流之示
譴而已特召之見國勢已去東遊海上不復預國政 仁
祖反正時功臣私遣韓嶠試公意公佯聾問再不答
仁祖旣反正乃召先王舊臣而公不拜相識者知其必死
也尋陷大獄付處瑞山陰使人告其有變公對獄自言無

罪且曰熒惑入南斗可移於相必殺臣以弭災時适叛功臣陰謀日因
不殺必內應盡出公及士大夫失志者三十七人皆斬之公以大臣乃令
自處於是奇氏族矣後李相國元翼具白 上李贊成貴亦言之 上
命復官○荷潭錄曰自獻自稱箕子後余祖母奇氏即貞武公虔之
玄孫也貞武即奇顯之後余與自獻言世系自獻囁嚅曰奇壽
全以上失其世系觀其色羞以顯為先祖也箕子雖聖千年之
後無所據而稱為先顯雖醜世代可考而諱為後其處心如此陷
於禍亦自取焉顯辛旽黨顯妻旽妾
李恒福字子常号白沙益齋之後判書夢亮子也封鰲城府
院君謚文忠○李訥軒思句試士歸語其夫人黃氏曰今日試所見

抱川儒生李夢亮異日必為國器且生貴子夫人必知之後十餘年黃氏聞李公喪耦乃妻以外孫女崔氏崔氏世稱女中君子白沙生周歲乳媪抱遊井傍媪睡而白沙匍匐入井媪夢長者急蹙之曰兒入井媪驚覺抱之媪後益齋畫像一如夢中所見可知其名祖名孫也○公生而不乳二日使筮之賀曰當極貴庚辰與李德馨李挺立同登科人謂庚辰三李○己丑汝立獄公以問郎周旋其間全活甚多辛卯禍起松江為首禍親故不敢問公獨訪話移日人皆危之未幾劾罷尋拜承旨坮官挾前憾將寘之都憲李元翼力救之○壬辰遼左訛言我國通倭兵部遣黃應陽來覘公已料之齎辛卯倭酋慢書示之黃歸報東援之

議始决○龍灣素多聲妓從官客居經年多遊狎公與朴公東亮同舍索居初邊報日急公爲蒙被而卧公妾由中門入公閉門妾立戶請暫面訣公曰國事至此不可顧私及曉赴闕妾更前執帶公拔佩刀將断帶妾不得已退公後語妾曰當時若與眷屬戀戀以亂心則必觸事內顧遂不與家人相見老姊到家而不許面訣遂扈從其處置自料不如是必失所操矣○乙未天朝遣使封日本天使楊邦亨顧得公爲伴接旣見曰東國有此人豈可以外國輕之乎公見正使宗誠出語人曰綺紈子必欲君命而已宗誠聞虛驚逃來○戊戌柳成龍以主和免相公拜右相自劾曰曾贊和議不可幸免 上嘆曰與

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以陳奏使卞丁應泰
誣公遂陳卞閣老等曰好文章明白明白皇上降旨快雪
蘇杭士子皆誦其文曰朝鮮李某文也時公與副使李月
沙廷龜書狀黃海月汝一同赴到龍灣治行海月少時
有所眄於龍灣嘗至瀰串久留送騎馱紅而囑作男
子樣仍使奴往候中路奴不知男服者是娘也誤認爲猪山
僉使歸告曰無來人只有猪山僉使過去傳爲龍灣美談至
是軍官告公曰行中弓子似畧公戲曰書狀與猪山僉使最
親甫告此意倘得一張軍官唯而去號告于海月曰行中弓
子缺一張聞使道與猪山僉使相親倘一言彼何敢不副海

月厲聲曰爾敢譏余軍官惶駭不知所以後聞之各自絶倒公
嘗赴備坐獨後至曰適見道中相鬪者宦者捽僧人髮僧人挽
宦者莖不覺來遅諸座大笑此語雖滑稽蓋警言時人多尙
虛僞也爲都憲時親友一爲延安倅一爲坡州倅延安南大
池蓮花盛開府使之母頻出玩賞頗爲民弊坡州衙婢潛
奸及唱多有言改憲府將劾之二倅之子皆來謁公懇以停
止之意公卽招臺官言曰延安之母好賞漢則劾之可也今賞
蓮非臺官所言也坡州之母好及唱則劾之可也今衙婢好及唱
亦非臺官所知也臺官笑而止　宣廟丁酉申磼言曰東萬
若幸寧邊最可憂者無醬也公進曰此所謂申不合醬

也公有愛馬癖在外軒對客聞婢傳言曰馬豆已乏公曰喂馬亦議大臣乎光海戊午漢陰先前職前職則稱及第公曰吾同接己及第吾何時及第乎及獻議罷黜有郡人自言以身役不聊生公曰吾以戶役不聊生盖公被護逆之刻音相似故也其善謔如此 宣廟時有一貪宰移民家花草極名品搜覓人畏虐焰莫有阻者公謂其宰曰吾家有極品名假山天下之寶其宰聞而欲之不覺膝前於席公曰公如嗜之亦何靳也其宰喜甚翌日使人來曰臺家許怪石願得取來公曰更思之世傳舊物不可與人其宰渴甚日踵門願一見如是七八日公沉吟曰業已許之當任君取去第有許多人力可運置其宰大喜明日盡

括京江牛島各司下卒百餘人來請運石公指示南山蟻頭曰
此吾怪石也其宰方知見欺大慙恚公雅善謔而見其無厭有
寓於遂取武庫之義也其宰即洪汝諄也公其外舅權元帥
嘲戲嘗夏月當入侍公曰今日極熱聘翁必不能堪脫韈着
靴似好矣權公然之及入侍良久李公進曰當此極熱老宰相具
公服不能堪請脫其靴 宣廟極可之乃自領相次次脫靴
至權公不肯脫目視李公惶愧踧踖上意尊前脫靴為難
命小宦脫之乃赤足也權公以袍掩足伏地曰李恒福所瞞
至此耳 上拍手大笑侍臣皆捧腹○庚子公體察湖南
上使譏察賊節公啓曰逆賊非鳥獸魚鼈處處生產之物

難以議察人皆誦之爲奇訣○術士李懿信倡妖說謂漢都氣渴山童請遷都交河公獻議破其妖說曰國綱解弛咎所難入今不責紀綱而歸咎於山而爲山者豈不寃哉○癸丑三司請誅永昌時宰夜見公貿以禍福公曰豈忍屈志負君自虧名議遂執全恩之論及鄭浹就服獻納柳活劾以誤薦請罷公以一奴鞍馬出東門外僦居遂免相前夕公還家不脫朝衣瞪視不語子弟問故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寧惜餘生○公退居鄉舍微服遊清平山至昭陽江同舟少輩侵詰來由公曰聞此山水欲托棲而來少輩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居者多致富汝能來則幸矣仍相附耳曰此人金圈

丞納粟也公戲詩曰晩計昭陽下同居老一竿莫憂生事薄
自有浮来山聞者捧腹○蹂齋集曰白沙竄北諸禰縛送行
其中一人曰相公有何罪吾當以一釰斫奸人禰瞻等之頭以泄此
憤相與泣下鄭錦南曰君過矣若爲此舉快則快矣史臣書曰盖
殺禮曹判書李爾瞻事不光明其人乃止錦南可謂有春秋
癖矣○鄭忠信白沙北遷録曰李延陽曰丁巳公待命於青坡
忽急脚来乃按律請也余欲白而鳴咽不忍落口先生覺畢了
無異色夕飯自若夜寢鼻息如雷余侍寢憂憤達宵鷄
鳴先生睡覺召余曰汝尚不睡乎對曰不睡矣仍問死生亦大矣
今日事傍觀亦不能自定先生安閒舒恭君子於死生若是

㥶子先生笑曰我非一不動心者今者始請按律判下後當就理
决案後當伏法若見請罪章便自驚動直於三木之下斧鑕
之前何仍復就睡終無幾微色公赴謫過憂里嶺詩曰
獰風難透鑄心肝不怕西関萬叠山歇馬雪巖千丈嶺
夕陽回望穆陵寒公臨行諸公餞于山壇李丞峯詩曰此
地年々送客歸山壇舉酒祭江蘺吾行當晚當何處無
復故人來別離公和曰雲日蕭々晝晦迷北風吹送遠征衣違
東城郭雁依舊只恐今咸去不歸公謂餞客曰明年八月當復
還送來其時相見不相知到北青詩曰古堞松牌記北青板橋
西畔少人行群山正欲因豪傑回望千峯鎖去程寓北青妻

瀧樸家姜家饒富醉飽不知人間憂畏事公戲題其板扉曰
人生不必辛勤作宰相但得如姜瀧樸足矣○續雜錄曰公與
奇相俱謫北靑奇騎등우리公騎부담公謂奇曰大監逢
如등우리厄矣奇曰大監到處浮談矣公登鐵嶺作歌曰
鐵嶺노픈재에자고가는저구름아孤臣寃淚를비삼아띄여
다가님계신九重宮闕의뿌려본들엇더ᄒᆞ리此歌傳播宮
人皆唱光海聞之愀然泣下終不能名還尤齋翻爲辭曰鐵
嶺高處宿雲飛雲飛何處欲顧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
南北岳間添灑瓊樓玉闕中南華泉睿過咸關嶺亦翻
爲詩曰咸關岑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孤臣寃淚

嵩付汝願帶為雨長安故長安宮闕九重倚何君前一霏〻
鎮嶺為咸閔者傳說誤也○戊午夏公在配感疾夢 上
宣召入侍金命元李德馨李山海柳成龍等在左右
宣廟教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戕害骨肉幽摯母后不孝不
麻左右曰請名李莘議公悚然而覺謂子房曰吾其不久
乎越二日卒有人作詩曰鰲桂擎天〻帖妥鰲之桂折奈
天何北風吹送四山雨我淚多於山雨多○公八歲時 命以
劒琴為詩公口應曰劒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十二三
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意成童喜勇善之年
之戲毋夫人切責之折節篤學登庚辰科立朝四十年

出入將相屢登勲籍家無擔石所著奏議啓辭各二卷四
禮訓蒙一卷魯史零言十五卷行于世抱川北靑旨建書院
○尤菴集曰白沙秉銓循公其一家人南道一處村人謂以此村
某人今大政當爲某官其人心笑之及見政目果然其人大愕到
白沙前詰其由其得官者乃漢陰囑也蓋其村人結契聚財
當大政載而上京無有不得當日事乃行賂於漢陰寡婦漢
陰爲婦所欺而白沙信漢陰故也其村卽忠淸道德山有求仕
契云○南溪集曰亂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旣而 宣廟專任
小北一隊光海初再入相時勢已無可爲公不能匡正間雜談
諸而鎭之物議不快宋公英耉以大西人遺之公曰此殆病我

其害推移世及光海削任叔英科一松沈喜壽爭之而公不能
爭石州之獄并坐及永昌之獄漢陰救守〻正公謂為永昌死
傷勇漢陰先敗後五年 大妃廢獻議辭意亶坐竄沒
北塞謫公者大服蓋公生寅羅相以來好讀春秋禮記見識
文章並大進矣○曾孫世弼世龜世長 公考夢亮嘗按湖西鎮川縣鞫强盜供案已成牒請正刑捕盜者自持牒詣李公〻致之前盤問捕盜狀得其言即收鞫曰此叛主奴也貪士來討强奴反遣執也語之畢也
金權字而中號拙灘大成退孫牛溪門人官資憲清風君
宣廟庚寅科光海辛酉卒于謫所謚忠簡○公爲獻納論
鄭汝立心術及汝立叛 宣廟思其言曰金權安在○光海
丁巳獻議時公年已七十乃為文告訣於先祠配江界移務安

五年都人訛傳白大行儺禮已行弑逆公聞之驚倒痛哭終日
得疾而卒 公孝友出天家訓有法受業於牛溪白沙漢陰與
之相善白沙曰金某不失赤子之心他日立大節必此人也三人
俱以收議立異被謫相継淪沒

鄭弘翼字翼之號休翁 宣廟科時鄭仁弘誣詆牛溪公
持正議忤時官號言官斥外丁巳廢議守正被竄三易配
所往來道路七千餘里癸亥反正以承旨召進秩嘉善歷
諫院玉署着不拜而卒

金德誠字景華號醒翁 宣廟科○廢議立異獻議
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世十六字被謫出門

曰大舜其人矣癸亥反正以司諫名進官止大匡清白 贈
吏判○白軒集曰醒翁為軍器正時車駕將府幸遂
宿關外人家其家為新禱往松岳留一女一婢夜闌公
明燈獨坐女子開户而入容貌頗盼自言一婢年瞎卑無
知者公責之以禮而却之○醒翁初配南海移明川又移
鍾城又移四川詩曰南遷北謫又南遷兩歲〻呼漢水
船泮吏不知仍舊罷謂吾隨處作新居時遷者皆家屬
同往公以為亂人家眾同居乃全家徙邊固無嫌至於圍籬
與主獄同不可與家屬傳處翌年夫人推男家以從而使各
居村舍五年至癸亥並蒙宥後始相聚○後孫東卿判書

李慎儀字景則號石灘 宣廟薦授參奉壬辰軍功典
州郡廢議持正被竄癸亥反正召復官至參奉 肅廟朝
贈吏判謚文貞墓誌曰壬辰西狩公以微官倡率征勦于
邑廢母公以散官抗言投荒以一人辦得忠孝二大事皆篤
學之力也公閔杏村門人也
金地粹字去非號苔山人光海科廢議守正被竄反
正後復官府使
宋英耈字仁叟號一瓢翁松亭愚後牛溪門人 宣廟
朝參判 光海廢議不參謫卒○曾孫昌玄孫秀衡
鄭昌衍號水竹林塘惟吉孫○公爲光海妃內舅凡事光

海以御札答問故初年政有可觀奴嘗往南方歸曰南方多
言國事鄭政丞爲之云水竹聲罵曰如此則吾豈得全生吾所
答御札雖落於鐘街無所愧矣及廢議起先海又以手札
問之公陳其不可自此答札不可癸亥聞變將赴闕間子
廬成是誰所爲對曰不知何人而金瑬似當入之矣問何
以知之曰曾見向國有悖慢語矣公以昏朝戚里難免
禍而 仁祖審知其賢仁故命勿問公退居水原功臣輩
尚多疑之密送譏察一日有僧來其奴輩多發危語公
縛送于官時完豐君爲府使笑而釋之公畏約遂還京
第陽坡家中 仁祖忌辰雖小兒輩皆令素食曰若

非聖德汝等豈生乎云〇子盧氏盧敬昇太和致和
洪可臣字希道號晚全堂閔杏村門人禮判謚文莊光海朝
退歸杞牙山院
吳允謙字汝益號楸灘牛溪門人官左相母李氏夢大星
入懷而孕公公沒前數月公夢大星自其懷中飛去云〇宣
廟壬辰松江體湖南辟為從事蔭官佐幕自此始薦授平
康時鄭東岡為巡察到江陵謂府使曰平康自稱儒
者傳書不及期吾欲杖之曰公到平康不問是非猝入杖之
可也若接話則不能杖也鄭曰豈有此哉及到縣招見舉止
端雅言辭詳敏隨所問如流鄭不覺心服促膝達夜談理

善曰真金玉君子也還到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驗船遊
鏡湖嘆曰恨不得與子康同舟也以公事拖之留數日待至
盡歡而罷丁酉設科公年晚不欲赴尹相昉時爲鐵原以書勸
之强勉入京遂登第拜天官郎牛溪被劾公以門人自劾遞
仁弘搆毁二賢公極諫斥邪出按關東修魯山墓○光海
丁巳爲通信使將還關伯例贈物及受公筆蹟者白金贐行
累千並置對馬島以袖子置袖中及渡釜山投海中從事官
李景稷見公投袖曰吾愛劍北一寶刀而來聞光海命用
於都監譯官往取來問于李曰取來之時何以爲辭李曰
以我爲已死問于公公曰以使臣受之爲言勿言國家取用聞

者嘆服○公留自日本倭使来問貴國如吳公者幾人答曰手易
數倭使笑曰貴國雖盛人才定不過一人而已○癸丑獄起杜門
謝跡戊午以不赴庭試請寘待命郊外數年○壬戌充進賀使
時海路多梗遇風舟幾覆公危坐題詩椗房曰一死已前定
到此更何疑從容斂襟袖坐待命盡時竟無時公於圃隱
猶甥也使日本朝人金陵同歲月人益奇之○癸亥反正拜大
憲 上問色鬪得三戒孰難對曰色最難 上曰予以戒
得爲難對曰不必盡惑妖物夫婦之間不以禮接是亦不
善戒色 上改容曰卿言是也○公爲吏判以吳姓人首議
察郎 上問何人對曰臣之族人奉臣先祀者 上即落點改

畢宣醞公醉伏泣曰國將亡矣 上曰何也曰臣以私人有擬旣
承面問不敢不以宗對 殿下旣黙是拘於臣之顔情而
不以正道責臣也在下者先失其道 君上又失正道不亡
何爲 上和顔而笑之○公力言元宗追崇之不可而免相
及祔廟也以都監摠護人問其故曰追崇非古當初力爭大
臣責也朝廷正禮承命供職人臣義也○乙亥雷雨穆陵
崩誤傳震擊公往審啓曰雨也非震言者以營譖史訛
言不息公出居江上 上斥訛言人公復上劄陳戒岩谷三
官說曰史官所記公當以筆尤不公昊相之卒書曰兇譎亡死
去爵奪姓盡其所貶復陵奉當謂非雷震之罪非己○

蔡振後等疏詆牛栗公申卞乞退自此無意事不與人接深坐一室。仁烈王后喪公引古禮追定服制以捴護勞悴武勸辭公曰國母未葬豈可言病々竄謂子弟曰吾遭聖明不能挽回世道於國無功於身無德葬用儉勿立碑。享龜巖院。孫道一号西坡幼時遊戲壯洞木閣諸名宦會集問曰爾是誰家兒曰吾乃楸灘孫公等不知灘爺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曰若能飲一大白則可矣即擧觴屬之以三韵之應口曰樓頭醉卧吳提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答曰吳提一柳道三相會出韵安得不用一座快服又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

谷復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李廷龜字聖徵號月沙樗軒石亨之玄孫也十四魁陞補乙酉中進士庚寅登第○公生之朝有虎守戶外人皆驚避及生乃去八月學語便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之父曰汝以此爲詩公即曰扶過小橋外楊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耳 世稱神童七歲同里奇自獻相近見公帶弊解錦帶與之不受人問其故曰奇帶不可受蓋見不正處○宣廟甲午爲鄕善時天將楊按察猝至 上倉卒出接不及召譯官公復往傳語楊曰春坊學士解華音如是耶 上曰不料其才之

聖於此也○光海癸丑延興旣死公曰悌男雖云逆死父子之倫
大妃安得不服大臣以此獻議公謂鄭守夢曄曰 大妃殿朝謁雖
停今日豈忍廢問安遂詣問安甫睹以此論罪竄丁巳不參庭請削
黜初公不赴庭議儒生金堂疏請先誅盖堂湖西人其母公之族也聞
公被罪遣堂來問到京爲錯所迫爲此疏及謁公座客失色堂問始
知之乃哭曰昨到郞許判書出一疏令呈之曰當有好事字不知疏中
何意也聞者傳笑○天使熊化以詩贈公次之熊曰字字唐人眠瞻別
出涕且曰皇華集願得鸞翔鳳翥之文爲之序公辭以不敢擅爲
竟承命以敎○壬戌冬合啓論李貴金自點是夜南以恭自希奮
家來言榴樑且發可急解之公即見希奮極言李貴無他狀希

奮勤聽事得己子白洲明漢吏判玄洲昭漢刑參白洲子青湖一相禮
判靜觀齋端相副學玄洲子東郭弘相刑判梅湖翊相參贊東
里殷相判書
李彥直初名時彥字君美號拙菴官贊成孝寧大君之後 宣廟
丙子科 仁祖戊辰卒年八十四○宣廟壬辰以統禦從事入朝龍灣時
湖南守有餉夏扇者公具疏自劾或以爲過公曰此何時耶擧朝悚
然赴還請餉時國吏譯者進羊被公驚却曰君父在草莽臣子敢取
煖○宣廟時在諫院陳斥和復讎之議時過加松江罪公與朴東善
申欽等極言其冤大忤時議久置散地光海戊午不參庭請待罪郊
外五年扁其堂曰拙菴人或憫其貧致饋輒却之○仁祖甲子呈允

謹啓 先朝所選廉吏六人存者只李彦直李元翼也李廷謹曰
光海營建宮室大夫多令家僮應役取直李葉獨不肯曰終不能
諫忍助其役卒三三○命各拜資成每歲賜粟米肉○婿金光煜
鄭曄字時晦號守夢嘗夢朱子携手書示盈天盈地勿忘勿
助八字仍自号龜峯門人 宣廟癸未科八典州郡五長憲府
至此字改 仁祖乙丑卒年卒三○公十六娶金氏學鳴谷山甫土亭
亟稱之學於牛栗之門性至孝喪三年不脫衰絰淚目成腫先
公夢夫人曰吾兒將失明何不救母夫人驚視用藥乃瘳母夫
人毁瘠滅性公泣請從權伏哭庭雪三晝夜不絶聲母夫人
感而從之○癸卯奇自獻嗾公不詣已出補鍾城公修學校教

詩禮鍾人挾冊始此時胡虜數萬至城下公固守七日賊解
圍去只一人被擄自獻文致成案竄東萊乙巳放還光海
壬子以知申進諫曰以廷臣有以內言出外為戒者臣以外言入內
為憂及羣小側目癸丑搆一疏欲進毋夫人費疏不得上仍辭職
歸戊午庭請公更隱獨免因事罷散○公與李芝峯睟光
斂跡養晦寒暑不開戶家人唯聞謦欬聲時光海舉
公及芝峯名曰秩高宰臣當此主辱之日無意陳力人臣
之道果如是乎壬戌又曰一切不仕未知其意並令拿集公
陳疏待罪親老未能離側之終不起○仁祖甲子适變守
城委卿事有忠許大臣以下莫敢先發公厲聲曰吾在於

呼吸出矣大臣囁嚅時耶都城洞大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公冊
名三南士馬圖恢中興 上即從之賊平加三階正憲拜都憲○公嘗夜
對陳戒某事為私某某為私且問閭閻之女在宮中廢朝宮女復入禁中
請皆出之 上嘉納之○公積勞成病請閑猝中風沐浴更衣而逝
李睟光字潤卿號芝峯孝寧大君之後兵判希儉之子 宣廟科
官吏判 仁祖戊辰卒年六十六諡文簡○公兒時雪詩曰庭前
有月松無影欄外無風竹有聲人謂神童○南安琉球使見公
製於中朝無不稱誦見日本被擄人曰爾知朝鮮有李芝峯乎
壬辰亂後十年文廟尚未建公為大成始請營度告成○著類說
子聖訛議改敏訛副學

柳根字晦夫號西坰 宣廟朝賛成晋院府院君典文謚文靖
光海癸丑退故贈領相享槐山祠○孫命天命賢
李春元字立之號九畹咸城君從生後 宣廟科官同知 仁
祖朝卒○光海癸丑改院欵作趙稷明倫跪公以承旨坐强
爭罷官乙卯賊臣請去 大妃号盡易東朝儀内外不敢不
從唯公獨言奪公職○辛酉以宣慰迎詔使于安州忽中風
舁還癸亥反正朝議欲與便地養痾公曰男兒行或不可起
植而行衛衡向人乎遂不復仕○子楚老孫之翼
洪履祥字元禮號慕堂閔杏村門人 宣廟朝魁科官叅
判光海乙卯卒○豊山之洪麗朝僉議洪崖侃之後入我

朝上最微司勇脩以武出身慕堂即其子也孝友交識崛起孝
晉為世名臣四子三婿皆登科赫世富貴人皆艷稱○壬辰
以副學扈駕面陳壁堅乎改請斬 上變色○嘗斥汝立
背師又斥任家朴汝樑又論趙挺君擧小側目稱松留歸松楸
後聞國事日非涕下沾襟曰顧早死不見此景像也孫柱元
永安尉
李好閔字孝彥號五峯人金慕齋門人 宣廟己酉進士癸未
魁科典文衡判樞延陵府院君 仁祖甲戌卒年八十二○公七歲誦
經史一覽二百人榜記其名不錯壬辰奏論皆委公公遭難
上命李情曰詞命係國存亡非有文不能詞鋒豈下於戰鋒耶

嘗爲儐相顧天使書烟鎖池塘柳一句送之使和公曷之敬對
權石洲曰此五行不可對公悟而謝還之天使嘆曰東國有人
才矣丙申拜大憲駁王子選奸狀 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卿
乃言之風采可想也○光海壬子獄起被逮得釋 仁祖請遠
竄公待命郊外七年癸亥反正以 先朝耆舊時優禮公與
一時諸老倣洛社耆英會皓首尨眉肩輿往來望之如神
仙壬辰亂後錄勳殆半朝漢陰辭勳漢陰嘗戲公曰公
何往而不爲政丞公答曰公何往而不爲功臣一時傳笑公
嘗鑷白漢陰曰位至一品何望而鑷白耶公曰殺人者死白
髮好殺人故除之漢陰大笑

鄭經世字景任號愚伏學於西厓二十進士三十四文科官吏判癸酉卒年七十一配享道南書院○宣廟壬辰公募鄉兵捕賊中矢墜崖母及弟皆被害召募兵粮謀復讎時仁弘起鄉兵賊退猶擁以首衛公言于李延平論之仁弘啣之及為憲長劾公○甲午 宣廟講易問程傳本義異同公以脩撰對曰邵子承穆李傳大為發揮然後讀易者始知三聖之辭皆出先天朱子本意亦明乎此耳程傳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發經旨微奧在學者則程傳尤切矣 上又問揲蓍之法公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揲扐若不經意而進退多寡一一皆嚮合 上驚異之以國士稱之○戊申爾瞻欲誣柳永慶使李惺弟愭見公請疏論

公不聽又書勸之公答曰道不同不相謀脩遂使仁弘爲之○龍洲集曰光海乙卯愚伏下理光海故遲延其決以待贖錢門人舉後漢魏郃事實之寔罔寔罔曰無害古之人有行之者散宜生是也公聞之與書曰古人爲之與今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若斷置道理爲之請與諸君別○金直哉獄公被逮光海見所搜中文書中尋常書札語及君上必別行高書雖諺書亦然光海嘉之曰安有敬謹如此而當逆者乎遂命放釋○癸亥反正以副學召還○愚伏嘗赴擧路由丹陽夜失道投山谷間一茅屋見一老人謂曰科第今年利矣但從仕後不免三入牢獄仍曰此後七年國有大亂後廿三年有大賊

後書起子皆親見之夜深愚伏就睡曉起視之不知去處問其
家人則曰其人稱号柳生員愛此山水或往來云是年愚伏登第
乃丙戌也壬辰倭寇甲子逆変丙子虜亂甲申大明亡愚伏以
李震吉事金直哉事金夢虎事逮因經年有詩曰賜命每
憐三不幸余身何當七宜休東華久作紅塵客欲向丹丘訪
道流云愚伏貧甚嘗於仲春行時禮於主餽子婦問之對曰唯有
麥種數斗愚伏喜令春之供菜盛云開屋謾錄曰愚伏少際
入科場見一少年善製表善寫把試紙展看之際傍有一友挽
軸請倩寫誤以墨瓶觸試紙墨汁淋漓于紙上少年笑而棄置
之即以其所製表移寫于其友之紙鄭不勝嘆服問其姓名乃吳

百齡也

李時發字養久號碧梧軒又漁隱梧部大健子申晩退軒婿

李西溪德胤門人 宣廟科官判書 仁祖丙寅卒○公又梧村

遊大學人謂館中顏子早孤年二十一登第癸巳以棍郎接

天將駱尚志駱曰如寡才智求之中國未易得甲午入翰苑論

松江冬以白衣薦以華服從陳遊擊察賊情于行長陣中丙

申以巡按使討夢鶴○光海壬子獄與愚伏同被削黜丁巳庭

請不參被論癸亥反正以刑判名還帶三南都巡察築南漢城

立朝四十年清慎如一○子慶億右相慶徵吏判

龜川君晬字明遠 中宗曾孫丁巳與錦山君伏閤抗疏竄

順天詩曰爲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欲扶宗社
肯恨今朝瘴海行反正復官子孫多名世人

錦山君誠胤字景宗號梅窓 太宗玄孫也龜川昵文與筆皆
公手也南海移棘南海古來當雷霆一夕忽雷雨天地昏暝公所
居棘籬洞開其鎖鍵亦倒人謂公忠精感天

星州人李昌錄有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之語仁弘上變鞫殺之革
星州僧觧寧過吏判趙挺家言時事曰薄天倫殘同氣挺入
告鞫殺之

劉希慶號村隱閭巷人也能詩禮與甫瞻親厚廢議後絶
不往來一日遇於路甫瞻曰甫近日何絶我劉曰小人有老母方

事供奉何暇踵公之門耶甭瞻大慙云○李原州緯國棄官
歸時年二十二作北風歌以刺君李小膂醉逢正言韓正於道
呵喝滿路公就把其袖而唱北風詞當街嘲詬傍若無人
戊午秋八月許筠伏誅先時丁巳冬禮佐奇俊格疏曰逆根
窠是筠己酉謂臣曰義昌吾欲立之爲汝父所沮辛亥曰兩
屍輿出宮大君而 大妃無簾云云兩屍 上及東宮也又曰
吾指揮延興成事之後殺延興使吾之權無上而挾 大妃
令一國方是高手段云云筠爲公妝時食客況友英尹継
崇李再崇也筠常慕鄭道傳詩爲東文選者又取友英
詩入其中癸丑後筠嘗曰吾有福南下時贈友英詩盡持

去故吾則免禍矣筠命序羊甲曰君仙蓋取黃初平事而每曰今
英雄唯徐君仙云又曰賊檄吾作而吾使友英不言故吾不免又
每言甫瞻家有魏大頭直哉永慶之鬼云不久必敗後乃投托甫
瞻癸丑秋問　臣聞曰前何言使　大妃無廉立議而今何言廢之
也筠曰矢落處立的云云又曰吾若當權而　大妃聽政則吾爲當食
其亦非難事云云蓋筠不輕賤則　臣不得聞筠之言今則渠亦悔之必
欲滅口矣機搆而云云筠疏曰臣力主去禍根之論異議者欲殺臣久矣今因
奇家之怨嗾呈凶疏渠若聽之何不早告而仍發於渠又獲罪之日乎請與
奇自獻下獄對十下云云合啓家有是事則筠爲大逆誣告則後格爲大
逆豈可掩置乎答曰徐當發落呈旦是筠使其黨河仁俊

曉見持平韓明晶曰有匿名書粘於崇禮門時天尚未明難
見文字明晶心疑之候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壁書果是仁
俊所言乃請鞫仁俊仁俊與玄應昊引服就獄甫瞻恐鞫
筠則辭連於渠請直斬于市金闓杖死元悖李注等竄
癸亥反正後皆斬于市
許筠字端甫號蛟山曄之子也早年作讖記傳于世皆凶悖
之語文章獨步於一世輕薄無行見棄於士流光海政亂附
會甫瞻幾亂宮禁驕縱恣貴遂生不厭之心投書慶
運宮欲起大獄又使白大圻因儺禮欲害 大妃又嗾無賴日
上言疏又主遷都之議 添入讖文語曰一漢二河三江四海河

者交何之謂也使一國騷擾思亂戊午虜警作我國逼近建
州人心洶懼筠詐作告急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賊某日
當發恐動城中每夜使人登山呼曰西賊已渡鴨綠琉球之衆
藏海島人能避則可免又作謠曰城不如野野不如越人心驚懼
莫保朝夕至是謀逆伏誅○日月錄曰筠丁巳回自京師曰中
原有林鏤錄宗系之誣高雪光海即令筠往卞筠載珍賄
以往僞署彼皿御寶回報光海大喜設增廣陳賀上尊
號曰敍彝立紀明誠光烈沈相喜壽曰前已昭雪今又何卞
筠含之誣斥之沈相出門賦詩曰出官非是棄官歸回首江
山何處依顆買小舟無尺価傾箱唯有舊朝衣○世傳很

水滸傳人三代聾啞受其報應爲盜賊尊其書也許筠
朴燁等好其書以其賊將別名各占爲號以相謔筠又作
洪吉童傳以擬水滸其徒徐羊甲沈友英等躬蹈其行
一村虀粉筠亦叛誅此甚聾啞之報